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鳥

青

梅脫靈著
傅東華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青 鳥

梅脫靈著
傅東華譯

漢譯世界名著
(原文學研究叢書)

編主五雲王
唐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鳥青
著靈脫梅
譯華東傅

路山寶湖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稅月四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THE BLUE BIRD

By

M. MAETERLINCK

Translated by

T. W. F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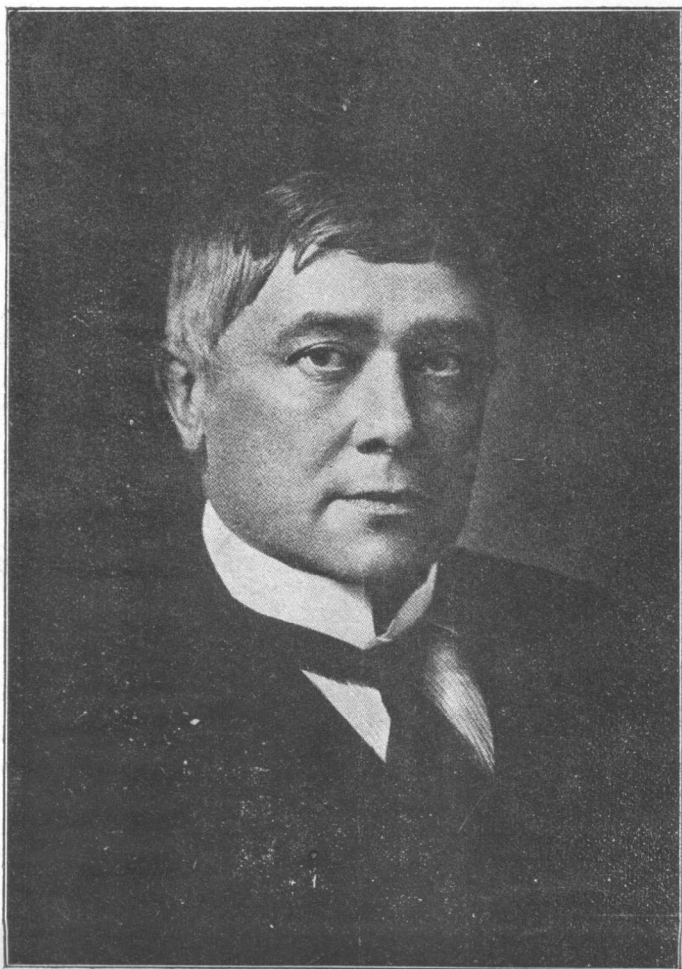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B
九
七
分



梅 脫 靈 像



序

當前世紀的末葉，一般學者把自然界看得非常機械，甚至連自己的靈魂都不敢相信他是存在的。他們以爲一切動物不過是自動機器；植物當然是無意識的；礦物更不成問題了。據一般機械派的生物學家看起來，昆蟲不等他死了做成標本的時候，是不值得研究的；動物必等到剝了皮，包着草的時候，才算有研究的興味。

人對於自然界的見解，既然這般的機械，因而自然界在人的心目中生機絕少。及至今世紀的初期，思想界才起了一種反動。這種反動的趨向，便是離開機械的剖析，重新回返到自然。這種反動一起，力量極大，研究生物的人，便都漸漸明白過來；覺得在動物院中研究動物學，實無異於在墳地中研究人類社會學；也漸漸相信動物和植物，不但有生機，並且有個性。這種反動，普通稱爲『宇宙復活運動』。思想方面如此，同時文學方面也有一種與此相輔而行的新運動。因這新運動的結果，便產生了一班新寓言家，拿着自然的鏡子給我們看。他們這鏡子，不但照得着皮相，並且

照得着內心。這班新寓言家當中，最出色的一個，要推我們這本青島的作者梅脫靈了。

梅脫靈的哲學，大概有許多人知道他是屬於新神祕一派的。「神祕派」一語，本是宗教上名詞。若要根究沿革，說來話長，此處不及細表。單說太古的時候，初民驟與自然界相接觸，對於自然的現象——非常的如山崩，地震，迅雷，風雨；尋常的如日月的升沉，圓缺，四季的遷變，循環——覺得沒一件不可驚可愕；以爲暗地裏必定有一種活的神道在那裏主宰——這便是初民的神祕，而太古的世界，也可說是神祕的世界。

後來人類的智識漸漸進步，這種神祕的迷霧，漸漸被科學的光芒燭照而散；而自然界的現象，經科學一度度的分晰解剖，也日見其破碎支離。自文藝復興時代以迄現在，科學無日不往前進步。科學前進一步，宇宙的神祕便似乎減少一度；於是前世紀末葉一般靠神祕爲生活的詩人，以爲他們的詩料將從此破產，莫不大起恐慌。其實神祕何嘗會破產？如從前人對於一切生物，覺得都含有神祕，到現在雖有解剖學，組織學可以解釋一部分的道理，可是生物最大的祕奧——靈魂——依然是件神祕。所以科學雖一天精似一天，神祕却越剝越有。科學和神祕並不相水火。

梅脫靈對於這點，見得精透，所以他說：

『神祕罕有消滅的；尋常他只會移易地位。然而神祕能移易地位，是極重要的，並且是我們人所最願意的。我們由某一點觀察，可以說人類一切思想的進步，無非就是神祕從有害的地位移轉到無害而有益的地位。但是神祕有時不必移易地位，只須更換名目，亦便是思想的進步。例如，從前叫做「神」的，如今叫做「人生」，神和人生只是一件神祕，不過名目不同。雖則兩者同樣的不可思議，却經這一度名稱的改換，益處便增進不少。因為世間只有假借「神」的名義作惡的，決沒有假借「人生」的名義作惡的。』

這一段話最能發揮他的神祕主義，而舊神祕主義和新神祕主義的區別，也就在此。他所謂『神祕的移易地位』，便是神祕同科學互相推轂的結果。梅脫靈生在十九二十兩世紀的過渡關頭，現享着科學上極豐富的遺產，省却了科學家在實驗室中發明事物的苦工，所以能有餘暇去窺探科學深底的神祕。他一隻眼看科學，一隻眼看神祕，覺得兩者甚是融和，並不衝突，能把科學的世界和詩的世界鉤銜一體，這便是他的思想的特色。

他表現這種思想最精透的一部著作，便是我現譯的這本青鳥的劇本。他在青鳥裏面，將宇宙間一切有生無生的事物的靈魂，都從他們的物質的軀殼裏呼喚出來，容他們將一向無法可發表的衷曲，盡情的宣洩一下。他指示給我們看，貓不過是一個縮小的未馴的老虎，他看我們，也不過當做一種放大而無法受用的魚肉罷了。我們借着他的眼力，又可以看見一切植物盡是我們人的啞口奴隸。所以他說：『假如玫瑰花和稻子長着翅膀，他們一定像鳥一般，看見我們近身便要飛去。』他的意思，無非說世界萬有，莫不有性靈，只是受物質上的束縛，無法表見。而我們人因其無表見，也就至今未發見，竟把他們當做機械，這是一件極大的憾事，讀者果能參透此點，讀青鳥時，自能頭頭是道，至於青鳥究竟象徵什麼，我們正不必學笨伯，一定苦苦去追究。因為我覺得青鳥所象徵的東西，似乎如今人還沒有確實的觀念，那末，當然也就沒有現成的名稱，所以勉強附會是無益的。

梅脫靈做青鳥用的是『擬人法』。擬人法原不是他開創，從前用的人很多，人人知道的，遠如二千四百餘年前希臘的伊索，他拿動物和植物擬人。近如二百餘年前英國的本顏，用抽象名詞

擬人，做他的天路歷程。此外用的更不勝枚舉。然而其間却有個分等。梅脫靈用擬人法，從不捏造，他拿親眼觀察的事實和可靠的參考爲根據，所以絕少事實上的錯誤。看他所著的蜜蜂生活，精細處，便是純粹的科學書有所不及。所以他的擬人法，仍用寫實的手段出之。只看青島中各色人物，個人有個人的面目，始終不變，便是寫實的特色。至於從前人用擬人法的，大半捏造事實，不近人情。這其間有個緣故：便是從前人用擬人法，大都抱着個教訓主義。卽如伊索的寓言，其宗旨無非叫『動物坐着做人師』。所以遇有不適用於教訓的地方，便不得不出之捏造。梅脫靈却不如此，他生平做書，向不抱教訓主義。他以爲和自然多親近，便是道德，所以覺得多發揮自然的真相，是他的責任。不但無須，並且不應捏造事實。

以上是我個人對於青島的見解。至於梅脫靈的生平，和他其餘的著作，此處不及詳敘。單說他是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在比利時的根脫城（Ghent）生的，至今健在。他這本青島最初在俄國經五十二團體排演，後來倫敦、紐約相繼排演，最後才在巴黎演。在中國，聽說北京的燕京大學曾經排演過一次。我覺得佈景上有許多困難，不曉得他們是怎麼辦的。可惜我當時未曾看見！

我現在這譯本，是根據一九二〇年蒂克西拉 Alexander Teixeira de Mattos 的英譯本重譯的。我於法文原文，一字不懂，讀者倘能核對原文，替我指出錯誤，那是我一定很感激的。

傅東華，於北京 十二月二十二日一九二二。

服裝表

貼貼兒穿貝羅

Charles Perrault, 1628 - 1703,
法國的批評家，曾著童話。

故事裏所述指上跳的服裝。大紅短褲，淺藍短衣，白

襪，黃褐色鞋子。

彌貼兒的服裝似格里脫或小紅色騎馬風兜。

俱童話中人物。

光——貝羅的驢肉

Peau d'âne 或作驢皮故事 Des contes de Peau d'âne，童話的通稱。

裏所述的「月色」衣服；即淡金色撒銀的閃

爍輕紗，體制為新希臘式，或盎格羅希臘式。

瓦脫克蘭所創，Water Crane, 1845-1915，英國的畫家。

或略帶「帝國式」亦可。

Empire Style，即第一

次法蘭西帝國式。

腰部高束，臂部裸露……頭飾為一種東方式的王冠，或輕便王冠亦可。

仙人白黎倫及鄰人白令各

——童話中相傳窮婦人所穿的服裝。第一幕仙女化為公主一段，如

願節去亦可。

貼兒的爹爹，貼兒的嬈嬈，貼兒的祖父，貼兒的祖母

——相傳德國樵夫的服裝，或格靈姆

Grimm 1785-

1863，德國文學

家，著童話。

故事裏農人所穿的服裝。

貼兒的兄弟姊妹——指上跳的各色服裝。

時間——相傳時間所用的服裝：寬大黑斗篷，或深藍斗篷，飄漾的鬍子，鏟刀，滴漏。

夜——寬大的黑衣，外罩神祕的星紋。光色微紅，略帶棕色，面幕，暗色的鶯粟花等。

鄰人的女孩——明麗的頭髮，白色的長衫。

狗——紅色的夜禮服，白褲，馬靴，光彩的帽子。

貓——靴中小貓 童話中著名的一個人物。意大利作家恩屈勃潑洛拉 Straparola 的夜談和貝璣的故事 (1697) 裏都有。 靴中小貓是一個奇異的貓，他變幻形狀，替他的窮主人搶得大宗財富，並劫來一

位公

主。

的服裝，傅粉的假髮，三角的帽子，紫色或天藍色的外衣，腰刀等。

狗和貓的頭部，祇須

(注意) 略具原形，以示區別。

衆奢侈——在未幻化以前笨大的大氅，外綴紅色及黃色的錦繡；大而肥的珍寶等。幻化以後：初

古拉 Chocolate 是椰子核搗末和砂糖製成的糖食，顏色深褐。 色或咖啡色的緊身，狀似跳舞用的素緊身。

衆家庭幸福——各色的衣服，或作農人，牧人，樵夫等服裝亦可，但須作理想的，附會的神仙裝。

衆大快樂——如本文所述，爲閃耀的衣裳，光色柔和而隱約：帶着玫瑰之乍醒，水之微笑，琥珀之

露，破曉之青蒼等。

母親的愛——衣服很像光所穿的，即柔軟且差不多透明的面幕，像希臘的石像所用的，且如辦得到，最好是白的。真珠和寶石愈華麗愈好，愈多愈好，但不能使他破壞全部純粹且真摯的和諧氣象。

麵包——一種巴沙 (Pasha 土耳其酋長及軍隊指揮官之稱) 的服裝，一件寬大的，深紅色的，綢的，或絲絨的寬袍。一條大頭巾，一把腰刀。一個大肚子，兩張紅色而鼓起的面頰。

糖——絲綢大袍，剪裁和土耳其宮禁中太監的服裝相似，半藍半白，如糖塔的包紙，頭飾亦如太監。

火——紅色緊身袴，銀珠色外衣，光色變幻不定，周圍鑲金絲，插冠毛，彩色如虹，形狀如燄。

水——衣為淡藍色或淡藍帶綠色，光色變幻無定，須像微波盪漾的輕紗，體裁為新希臘式或盎格羅希臘式，但比光之服裝較完備，頭飾以水屬之花及海草為之。

羣獸——庶民或農人之服裝。

別。羣樹——綠色或樹幹色的衣服，顏色深淺各不同，須標出各種樹葉或樹枝形狀的特性，以示識

登場人物表

貼貼兒

彌貼兒

光

白黎倫(仙女)

白令各(鄰人)

貼兒的爹爹

貼兒的嬖嬖

貼兒的老祖父(已故)

貼兒的老祖母(已故)

貼兒的兄弟(已故)

貼兒的姊妹(已故)

時間

夜

白令各的小女兒

貼羅(狗)

麵包

貼狸(貓)

糖

火

水

星，疾病，陰影，奢侈，幸福，快樂等各若干。	白楊樹	栗樹	柏樹	菩提樹	榆樹	驢	兔子	羊	公牛	豬	乳
	柳樹	長春藤	赤楊樹	杉樹	楠樹	橡樹	馬	鷄	閹牛	母牛	狼

青鳥目次

第一幕 樵夫之茅屋	一
第二幕	二六
第一場 仙宮	二六
第二場 記憶之土	三七
第三幕	五二
第一場 夜之宮	五二
第二場 樹林	七二
第四幕	九六
第一場 幕前	九六

第二場 幸福之宮	九八
第五幕	一二一
第一場 幕前	一二一
第二場 墳地	一二三
第三場 未來之國	一二九
第六幕	一五五
第一場 別離	一五五
第二場 醒寤	一六七

青鳥

第一幕 樵夫之茅屋

臺上作一樵夫茅屋的內部，形式簡樸，但無窮陋之相。僻處一火爐，中貯柴火將爐，廚房中用的什具若干，碗碟櫥一具，烤麵包的平底鍋一口，老祖父的大衣一件，紡紗機一架，水龍頭一個。桌上一燈點着，碗碟櫥腳，一狗一貓各在一邊蜷臥，鼻藏尾下。他們的中間緊着一個藍白兩色的大糖塔。牆上掛圓形鳥籠一，籠內關着一隻東半球種的鴿子。背後兩個窗，百葉窗門都在裏面，關着。一個窗門底下有一矮凳。左邊爲前門，門上橫着大門梢。右邊也有一門。一張梯子通度閣。右邊有兩張小兒搖牀，牀頭各置一椅，椅上擱着摺疊齊整的衣服。幕開時，貼兒和彌貼兒都在搖床中熟睡。貼兒的嬖嬖替他們把被塞好。彎着腰看了一回，搖搖手招呼貼兒的爹爹，貼兒的爹爹從半開着的門伸進頭來。貼兒的嬖嬖用一個指頭捫着嘴，叫貼兒的爹爹不要做聲，於是把燈吹滅，點尖腳兒的從右邊走出。臺上暫時黑暗。一會兒有光從

百葉窗縫透進，漸漸明亮。桌上的燈忽又自明。但是光色和貼兒嬾嬾吹滅時不同。燈亮後，便見那兩個孩子醒覺過來坐在床上。

貼 彌貼兒？

彌 貼貼兒？

貼 你睡着嗎？

彌 你呢？

貼 我不；我跟你說話怎麼會睡着？

彌 你說，今天是聖誕日嗎？

貼 還沒有呢；明天才是聖誕日。可是聖誕老子今年沒有東西給我們了……

彌 爲什麼沒有……？

貼 我聽嬾嬾說她不上城裏去告訴他了……可是他明年還是要來的……

彌 明年離開現在遠嗎……？

貼 好一會兒功夫呢……可是今天晚上他要到那些有錢的小孩子那裏去……

彌 真嗎……

貼 喂喂……嬷嬷忘記把燈吹滅了……我有個主意……

彌 什麼主意……

貼 我們起來吧……

彌 可是我們不能起來啊……

貼 爲什麼不能，沒有一個人在這裏……你可瞧見百葉窗……

彌 啊，多亮啊……

貼 這是那邊宴會的燈光……

彌 什麼宴會……

貼 就是對面那些有錢的小孩子，這就是聖誕樹，我們把百葉窗開開罷……

彌 我們能開嗎？

貼 自然啊；沒有人攔阻我們……你聽見音樂嗎……我們起來罷……

（兩孩子一齊起來，跑到窗子那邊爬上矮凳，開開百葉窗。一道明亮的光充滿了屋子。兩孩子姿情的往外看。）

貼 我們什麼都看得見了！

彌 （矮凳上差不多沒有他的地方）我可瞧不見……

貼 正在下雪啊……有兩輛馬車，每輛有六匹馬……

彌 十二個男孩子從車裏出來了！

貼 你真蠢……她們是女孩子……

彌 他們都有短褲子……

貼 你怎麼知道？你別這麼推啊……

彌 我並沒有碰着你啊。

貼 （把矮凳全都佔去了）一張矮凳都給你佔了去了……

彌 怎麼，我一點地方都沒有佔到呢！……

貼 別作聲，我瞧見樹了！……

彌 什麼樹？

貼 怎麼，就是聖誕樹啊！……你怎麼只瞧着牆壁……

彌 矮凳上沒有我的地方，所以我只得瞧牆壁了……

貼 (給她一點兒地方) 看那邊成了嗎？……現在你的地方比我還好了！……我說多多少少的

燈啊！……

彌 那些人這麼大鬧着是在那裏做什麼的？……

貼 他們是奏樂的人。

彌 他們生氣嗎？……

貼 不可，這是勞苦的工作。

彌 又是一輛白馬的馬車……

貼 別作聲！……看啊！……

彌 樹枝上掛着的那些金的東西是什麼？

貼 怎麼，一定是玩意兒了！……刀啊，槍啊，兵丁啊，礮啊……

彌 還有泥娃娃啊；你說有泥娃娃沒有？……

貼 泥娃娃？……那太蠢了；……泥娃娃沒有什麼好玩……

彌 那滿桌子的都是些什麼？……

貼 餅啊，菓子啊，饅頭啊……

彌 我小的時候也會吃過……

貼 我小的時候也吃過；比麵包好吃得多了，可是他們不肯給你多吃……

彌 他們那邊多着呢……一張桌子都滿了……他們吃嗎？……

貼 自然啊；不吃拿來做什麼？……

彌 他們爲什麼不馬上就吃？……

貼 因為他們不餓……

彌 (驚歎介) 不餓……爲什麼不餓……

貼 他們什麼時候要吃就吃……

彌 (不信介) 見天這樣麼?

貼 他們這麼說……

彌 他們把這些東西統統都吃嗎……會分一點給別人吃嗎?

貼 給誰……

彌 給我們……

貼 他們不知道我們……

彌 假使我們問他們要……

貼 我們決不能問他們要。

彌 爲什麼不能……

貼 因為這個不正當。

彌 (拍手)啊!他們多美麗……

貼 (狂喜介)他們怎麼的笑啊!……

彌 那些小子在跳舞了!……

貼 是啊;我們也來跳舞罷!……

(說着在矮凳上蹬起腳來)

彌 啊,多好玩!……

貼 他們拿餅了!……他們勾得着!……他們吃了,他們吃了,他們吃了!……

彌 那些頂小的也吃了!……他們各人拿兩個,三個,四個!……

貼 (樂得醉了)啊,多可愛!……啊,多可愛!……多可愛!……

彌 (空作數餅介)我得着十二個!……

貼 我得着四個十二個!……可是我會給你幾個!

(茅屋門上有敲門聲)

貼 (突然住口且吃驚介) 那是什麼……

彌 (大驚介) 是爹爹……

(正在猶疑不敢開門的時候，門上的大門梢作噉噉聲自己舉起門半開，一個身材短小的老婦人入。這婦人身穿綠衣，頭戴紅兜，駝背跛脚，近視，鼻子和下頷湊在一起，彎着身子扶着拐杖走路，看她的形狀顯然是個仙人。)

仙 你們這裏有會唱的草和青色的鳥兒嗎……

貼 我們有些草，可是不會唱……

彌 貼貼兒有一隻鳥兒……

貼 可是我不能給人……

仙 爲什麼不能給人……

貼 因爲那是我的。

仙 這是一個理由，無疑的。這鳥在那裏……

貼 (指鳥籠) 在籠裏……

仙 (戴上眼鏡看鳥) 我不要這個；這還不够青。你得去把我所要的找來。

貼 可是我不知道在那裏……

仙 我也不知道在那裏，所以你得找去。當這吃緊的時候，沒有會唱的草還不甚要緊；至於青鳥，

那是絕對不能沒有的。這是爲我的小女兒找的。她如今病得很厲害。

貼 她什麼病……

仙 我們也不曉得她要快樂吧……

貼 真嗎……

仙 你可曉得我是誰？

貼 您很像我們的鄰人白令各太太……

仙 (突然動怒) 一點兒不像……一點相像的地方都沒有……這個受不了……我是仙人

白麗倫。

貼 啊！那很好……

仙 你們得馬上起身去找去。

貼 您跟我們同走嗎？

仙 我不能，因為今天早上把湯攔在火上，要是離開了一點鐘，一定要潑出來的……（連指天

花板煙囪和窗）你們打這個道兒呢，還是打那個道兒呢，還是打那個道兒呢？

貼 （怕生生的指着門）我寧可打那個道兒出去。

仙 （突然又動怒）那個做不到；這是一種極壞的脾氣……（指窗）我們要打個道兒出去……

好嗎？……你還等什麼？……馬上把衣裳穿好……（兩孩子聽她吩咐，趕快穿衣裳）我幫着

彌貼兒穿……

貼 我們沒有鞋子……

仙 那不要緊，我給你一頂法帽。你們的父親和母親在那裏……

貼 (指右邊的門) 他們都在那裏邊睡着……

仙 你們的祖父和祖母呢……

貼 他們是死了……

仙 你們的小兄弟和小姊妹呢？你們有兄弟姊妹沒有……

貼 怎麼沒有；我們有三個小兄弟……

彌 還有四個小姊妹……

仙 他們都在那裏……

貼 他們也都死了……

仙 你們願意再見他們嗎……

貼 怎麼不願意……馬上得見才好……領他們到這裏來罷……

仙 我衣袋裏沒有帶他們來……可是事情很湊巧，將來你們到記憶之上的時候，你可以和他們相見……這個記憶之土是在到青鳥的路上，你們打這裏走去，轉過第三個灣，便在道左……

……我敲門的時候，你們在這裏做什麼？……

貼 我們在這裏吃餅玩兒……

仙 你們有餅嗎？……在那裏……

貼 在有錢的小孩子家裏。您來看，這是那麼可愛（拉仙女到窗前）

仙 （在窗前）可是吃餅的是旁人不是你們啊！……

貼 是啊！可是我們能看見他們吃……

仙 你們不反對他們嗎？……

貼 爲什麼反對？……

仙 反對他們把餅統統吃了……我想他們不有一點給你們，是他們的錯處。

貼 並沒有錯處；他們是有錢的人……我說那邊不美麗嗎？

仙 那邊並不比這邊美麗。

貼 哼……這邊又黑又小又沒有餅……

仙 一點沒有什麼兩樣，你自己不會看罷了……

貼 我怎麼不會看；我的眼睛很好。禮拜堂鐘上的鐘點，爹爹看不見，我都看得見……

仙 (突然動怒) 我說你不能看就不能看！……你看我怎麼樣？……你看我像什麼？…… (貼貼

兒嚇得不敢作聲) 好啊，你回答我，你回答得出嗎？我來試試你到底能看不能看！……我還是

美呢，還是醜呢？ (貼貼兒不敢作聲，愈覺難受) 你不回答嗎？……我年紀輕呢？老呢？……我的

兩頰是微紅色的呢？是黃的呢？……你或者要說我背上有一個駝峯？……

貼 (作安慰她的語氣) 不，不，這個並不算大駝峯……

仙 是啊，人家要是看見你，便都覺得他大極了……你不看見我的鼻子好像一個鈎，我的眼睛

只剩一隻嗎？

貼 不，不，我並不這麼說，……可是你那隻眼睛是誰挖出去的？

仙 (愈怒) 並不是挖出去的……你這鹵莽的窮小子……我這隻眼睛比那隻還好，也比那隻

大些，也比那隻亮些，而且像天一般藍……我的頭髮，你看見嗎？……像田裏的稻子一樣美，又

像純粹的黃金……我有這麼一堆一堆的黃金在頭上，所以把頭壓低下來了……我的頭髮又向兩邊分披……不看見我手裏嗎……

（說着，擎出細細的兩支灰色頭髮）

貼 是，我瞧見一點兒……

仙（大怒）一點兒……一束一束的，一團一團的成糾的！是黃金的波浪……我曉得有些人常說什麼東西都看不見；可是希望你不見得是這種瞎眼的壞人吧？

貼 不是，除非隱藏着的東西，我什麼都看得見……

仙 可是你所看不見的東西其實也一樣的應該看見……人類是極古怪的東西……自從仙家死後，他們便什麼都看不見了，可是他們卻從來不懷疑……幸而有我，把昏眼人所需的一切東西常常帶在身邊……你看，我從口袋裏拿出什麼來了……

貼 啊，怎麼一個可愛的小綠帽子……帽章上那塊亮晶晶的是什麼……

仙 那是一塊使人能看的大金剛石……

貼 當真嗎？……

仙 怎麼不當真？你把這帽子戴在頭上的時候，把這金剛石略略轉動一下：從左邊到右邊像這樣一轉你看見嗎？那時這塊金剛石便會把你身上的一個瘤壓了一下！這個瘤是怎麼樣的？沒有人曉得便把你的眼睛開開了。

貼 不傷人嗎？……

仙 不但不傷人，而且是有仙法的。……你一戴上他，連東西內部都馬上可以看見：譬如麵包，酒，胡椒這些東西的靈魂，你都會看得見。……

彌 糖的靈魂你也會看得見嗎？……

仙（突然脾氣又發作）自然看得見的……這種不關緊要的問題我很可惡……糖的靈魂比胡椒的靈魂還有趣……來，我把你們去找青島應用的東西一概都給你們……我曉得飛地氈和隱身圈兩件東西更於你們有用……可是這兩件東西我都瑣在碗碟櫃裏，把鑰匙丟了……哦！我幾乎忘記了……（指金剛石）你若像這樣拿着你看見嗎？再略略轉動一下，你便看

見從前的事情了……這個東西又稀奇，又靈便，又沒有聲響……

貼 爹爹要拿我的……

仙 他不會看見的；你把這帽戴在頭上，誰也不會看見你……你來試試看……（她把小綠帽

戴在貼貼兒頭上）把金剛石轉動起來……轉一下，然後……

（貼貼兒才把那金剛石轉動一下，突然間什麼東西都起了一種特異的變化，老仙女登時變做一個絕色的公主；茅屋牆上的火石登時光亮起來，像藍寶石一般藍，又像極貴重的寶石一般透明光亮，拙劣的傢伙都栩栩欲活，光輝奪目；杉樹的桌子忽呈華貴氣象，彷彿是大理石做的一般；時鐘的面，瞬着眼睛，噉噉微笑，同時藏鐘擺的匣門開開，放出鐘點，大家手牽手歡然笑樂，笑了一回，便按着精妙的音樂跳舞起來。）

貼 （現出惶惑的樣子，手指鐘點）那些美女子是什麼人……

仙 別怕；她們是你一生的時間，她們都願意出來逍散一回，並且給人看一回……

貼 這堵牆爲什麼這樣光亮？他是糖做的呢？還是寶石做的呢……

仙 凡是石頭都是一樣光亮的，凡是石頭都是寶石；但是人只看見少數。

（說話的當兒，臺上的景緻愈加奇幻。四磅麵包的靈魂，幻成小人形。穿着麵包焦皮色的緊身，滿身撒着麵粉，從平底鍋中匍匐而出。繞着桌子跳躍遊戲；火穿着銀珠色的緊身從爐中出，啊啊大笑的追着麵包跑。）

貼 這些醜陋的小人都是誰？……

仙 呵，不是別的；只是四磅麵包的靈魂，他們在鍋裏悶得太難受了，所以趁此真理普行的時候逃出來道散一回……

貼 那個帶着一般穢氣的紅大漢呢？……

仙 不要高聲；那是火呵……他是很兇險的。

（臺上的幻景愈出愈奇。蜷着睡在碗碟櫥旁邊的貓和狗，一齊發了一聲大喊，隱身入地，一會兒出來兩個小人，一個人身狗面，一個人身貓面，那人身狗面的（以後直稱狗）奔到貼兒身旁很粗齒的和他親一回嘴，又大聲噪噪的，笨手笨脚的，和他親熱一回；那人身貓面

的（以後直稱貓）爬爬頭髮，洗洗手，摸摸鬍子，這才走到彌貼兒那裏去。

狗（呼號，跳躍，亂衝着東西，樂不可支的樣子）我的大神道……您早晨好啊！我的大神道……

……我們居然有這一天可以交談了……我要對你說的話多着呢……我從前雖然可以對你叫，對你搖尾巴，只是你決不能夠懂得我的意思……可是現在……您早晨好啊，您早晨好啊……我愛你……要我做點把戲給您看嗎……要我向您求乞嗎……您喜歡看我用前掌走路呢，還是喜歡看我用後腿跳舞呢？

貼（對仙）這位狗頭的先生是誰？

仙 你沒有看出來嗎？這就是貼羅的靈魂，是你放他自由的……

貓（走到彌貼兒那裏，很有禮貌的，很仔細的，伸手給她）姑娘，您早晨好啊……您今天早晨多好看啊……

彌 先生，您早晨好……（對仙）這是誰？

仙 怎麼，你看不出來嗎？這伸手給你的就是貼羅的靈魂咧……和他親嘴吧……

狗（把貓擠開）跟我也親個嘴……我和小神道已經親過嘴……我跟小姑娘也親過嘴的！我跟誰都親過嘴！哈哈，闊極啦……我們多好玩……我來嚇貼狸一嚇！……

貓 先生，我不認識你啊……

仙（拿棒恫嚇狗）別鬧，你敢再鬧？再鬧，我管教你仍舊一輩子也不能做聲……

（此時臺上幻景又作屋角的紡機發狂似的轉着，搖出一道道亮晶晶的光線；另一角裏的水龍頭高聲歌唱起來，化做一道光輝的泉水，流滿水槽，又化做一層層的真珠和翡翠，從這真珠翡翠的裏面跳出水，的靈魂來，是個年輕女子，渾身淋漓，披着髮，流着淚，馬上和火戰鬥起來。）

貼 那個渾身淋漓的女子是誰？

仙 別怕，那是水，剛從水龍頭裏出來的……

（乳壺在桌上顛盪起來，從桌上跌下碎在地上，從打翻的乳裏出來一個白衣的頗長女子，神情羞澀，似乎看見什麼東西都害怕的樣子。）

貼 那個穿寢衣的羞答答的女子又是誰？

仙 那是乳方才打碎了她的壺……

（碗碟櫛腳的糖塔漸漸高起來，裂開包紙，出來了一個面目可憎的偽君子模樣的人，穿一件半白半藍的長袍，假作恭敬，微微而笑的，走到彌貼兒那裏。）

彌 （大驚）他要什麼？

仙 怎麼，他就是糖的靈魂啊……

彌 （膽子又壯起來）他有大麥糖嗎？

仙 他口袋裏滿是糖，他的一個指頭便是一根糖竿……

（桌上的燈翻在地下，同時燈焰一躍而起，化做一個光彩奪目的絕色美女，蒙着透明眩目的長紗，一絲不動的站着出神。）

貼 這個是女王了……

彌 這一定是天佑的處女了！

天佑的處女或稱女馬利 *Virginia Mary*，即耶穌之母。

仙 不是的，我的孩子；這是光……

（此時架上的湯鍋都像獨樂般旋轉起來；蘇布機關重重疊疊的門，展出月白色和日光色的布疋，皮閣的扶梯上滾下一陣陣的碎布，和機上展出的布混在一起都顯得光耀照人，忽聽得右邊門上有很響的敲門聲三下。）

貼（吃驚介）是爹爹……他聽見我們了……

仙 把金剛石旋轉起來……從左邊向右邊旋轉……（貼貼兒急急轉動金剛石）別這麼快啊……天哪！好，好，無法補救了……你轉得太急了；這些東西都來不及歸復原位了！我們有得鬧了。

（忽然間，仙女西舊化爲老婦，四週的牆也仍舊和從前一樣黑暗。時間也回轉撞裏去了，紡機也停了。匆忙紛亂的裏面，只見火發狂似的繞着屋子尋煙囪，一塊麵包因爲擠不進鍋裏去，急得號啕大哭。）

仙 做什麼呀？

麵包（流淚）鍋裏沒有我的地方了！

仙（俯身看鍋）有你的地方，怎說沒有……（把已經在鍋內的麵包推開）快來，向那裏站去……

（敲門聲又起）

麵包（掙扎不到鍋裏去，大驚失色介）我進不去呀……他一定把我先吃了……

狗（繞着貼貼兒跳躍）我的小神道！我依舊在這裏……我依舊還能和你親嘴……再來一次

啊……再來一次……

仙 怎麼你也……你也還在這裏嗎……

狗 這是何等運氣……我來不及回到沉默的狀態；那籠子關得太快了。

貓 我也如此……將來不知道要怎麼樣……有什麼危險嗎……

仙 我現在不能不把實話告訴你們了：無論那一個，到路途的盡頭必定要死……

貓（對狗）來吧，我們回到籠裏去罷……

狗 不，我不願意……我願意跟我的小神道走……我願意常常和他談話……

貓 傻子……

(敲門聲愈急)

麵包 (悽然揮淚介) 我不願意死在路的盡頭……我願意馬上回到我的鍋子裏去……

火 (只是怒吼着繞屋子狂跑) 我找不到我的煙囪了……

水 (拚命想進水龍頭却進不去) 我進不去我的水龍頭了……

糖 (繞着他的紙包打轉) 我已把包紙裂碎了啊……

乳 (面無血色且羞怯的樣子) 誰把我的小壺碎了啊……

仙 哈哈，有這樣一班傻子；膽子這般小……那末，你們都情願仍舊在醜陋的箱裏，管裏生活，不

情願陪伴孩子們去找青島嗎？

大衆 (除狗和光外) 是！是！馬上……我的水龍頭！我的鍋子……我的煙！我的籠……

仙 (對光；她此時正朦朦朧朧的眼睛釘住燈的碎片看) 光，你怎麼說？

光 我情願跟孩子們走……

狗（歡呼）我也情願跟他們走……我也情願……

仙 對啊！況且就是你們不願意走，也來不及回到你們的原地方了；如今已由不得你們自己作主，非跟我們同走不可了！……可是火，你千萬別走近人的身邊；狗，你不可跟貓搗亂；水，你要自己把持得住，不可四處都跑遍……

（敲門聲愈加激烈）

貼（聽介）又是爹爹！……他這時候要起床了；我聽得出他走路的聲音……

仙 我們打窗子出去吧……你們都到我家裏去，到那裏去我把你們這些動物和物件都合合式式裝扮起來……（對麵包）麵包，你把關青鳥的籠帶去，這項責任交給你……快，快，別耽誤時候了。

（窗口忽然向下伸張，變成門口模樣，一千人物，都從窗口出去；出去後窗口仍輕輕關閉，恢復原狀。室中黑暗如前，兩搖牀都被陰影蒙罩。右邊的門半開，門開處見貼兒的爹爹和貼兒的嬖嬖兩頭伸入。）

貼爹 沒有什麼啊……想是蟋蟀兒叫吧……

貼嬈 你看見他們嗎……

貼爹 聽見的……他們睡得很安靜……

貼嬈 我還聽見他們呼吸呢……

(門復閉)

第二幕

第一場 仙宮

白黎倫仙宮的華麗入門廳。仙宮的柱子是亮晶晶的大理石做的，柱頂，扶梯，走廊，欄杆等，都是金和銀做的。

貓，糖，火，穿着華麗的衣裝從後部右邊入。他們是從一間屋子裏出來的，從那間屋子裏射出一道道的光線，這是仙女的更衣室。貓所穿的是傳說所謂靴中小貓的服裝；糖穿著一件半白半淡藍的綢衣；火頭插五彩冠毛，身披銀珠色鑲金邊大衣。他們從臺後入場，穿過全臺

至於臺的前部，貓作引導，引糖和火到右邊腳下。

貓 這裏來。這座仙宮裏面無論什麼地方我都曉得。這座宮是藍鬍子

譯者案藍鬍子 Blue beard 亦且羅所著童話之一，敘一暴客

名藍鬍子，家有祕室，平日禁其妻不得窺，一日出外，其妻竊啓之，見尸骸六具，皆其前妻也。方惶駭間，藍鬍子歸，舉刀欲殺之。適女之兩兄至，協攻藍鬍子殺之。

留下來給白黎倫仙

女的。我們趁這最後自由的一分鐘，大家趕快來商量些事情，現在那兩個小孩子和光都去看仙女的小女兒去了。所以我帶你們到這裏來，是因為要大家討論討論我們所處的地位……

大家都到齊了嗎……

糖 我看見狗從更衣室裏出來了……

火 你看見他穿着些什麼衣裳……

貓 他穿的是新特雷拉 Chirella 法國古神名， 馬車跟人穿的號衣……這種裝服正配他穿……

……他確乎有一種做跟人的神氣……我們躲在欄杆後面去吧……不曉得怎麼樣，我總有些不信任他……我對你們說的話，最好不要讓他聽見……

糖 來不及了……他已經看見我們了……看哪，水也從更衣室裏出來了……哈哈，他多美麗！

……
（狗和水加入他們的團體）

狗（跳躍著）看看我們不漂亮嗎？……只看這些花邊和這些繡彩……這是真金，一點沒有錯兒……

貓（對水）你這是凱脫斯金「時色」凱脫斯金 Catskin「貓皮」之義，「時色」出典未詳。裝服嗎？……我似乎認得他……

水 正是，這種服裝和我最相宜……

火（模模糊糊的）他沒有把傘子帶來……

水 你說什麼？……

火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水 我想你許在這裏談我那天看見的那個大紅鼻子……

貓 我們千萬不可鬧；還有要緊事要做哩……現在只等麵包了；他在那裏？

狗 他在那裏揀衣裳，一輩子都鬧不清了……

火值得這麼鬧，這種傻子樣子挺着大肚皮的東西，還不該這麼鬧一回嗎？

狗 最後他才看中了一件鑲寶石的土耳其長袍，還揀了一把腰刀，一塊頭巾……

貓 他來了……他把藍鬍子一等漂亮的衣裳都穿上了……

（麵包進，服裝如上述。綢的長袍在大肚皮上緊緊的扣着。腰帶上拴着腰刀，一手握着刀柄，一手提着替青鳥預備的籠子。）

麵包 （大搖大擺的走來）得……你看怎麼樣？

狗 （在麵包四周跳躍）多漂亮！多像一個傻子！多漂亮！多漂亮……

貓 （對麵包）孩子們都穿好衣裳了嗎……

麵包 是的，貼貼兒哥兒穿的是藍褂紅褲；彌貼兒姑娘穿的是格里脫的外套和新特雷那的拖鞋……可是都還不算瀟灑，頂闊氣的還是光的服裝哩……

貓 爲什麼呢？

麵包 仙女當初因爲光的模樣兒太可愛，原想一點衣裳不給她穿的……那時我便藉口爲我

們尊嚴起見，提出抗議，以為這是體面關係不可缺少的東西；辯論了一回，最後我又宣言，若果光真不穿衣服，我決不和她一塊兒丟臉……

火：當初該替她帶一個燈蔭子來才是……

貓：仙女怎麼回答你呢……

麪包：他拿棍子打我的頭和我的肚皮……

貓：後來呢？

麪包：後來我只得服了；不過到最後的一分鐘光，她自己又決定把凱脫斯金衣箱底那件月光色的衣服拿來穿上了……

貓：得了，停止閒談罷，時間緊迫了……要曉得我們的將來是極危險的……你們總聽見的！女剛才這麼說，我們的途程的盡頭，便是我們的生命的末日……所以我們現在的事情就是要想個法子延長我們的生命……可是還有一件事，就是：我們應該替我們的種族和我們的子孫的運命想一想……

麵包 聽啊，聽啊……貓的說話是對的……

貓 聽我說啊……我們如今在這裏的，動物啊，物啊，水啊，火啊，大家都具有靈魂，這是人還不會曉得的。因為他還不會曉得這一層，所以我們還能夠保留我們些須的獨立，可是他若果找到青島，他便什麼事都曉得，什麼事都看得見，那時我們便完全受他的支配了……這是我從我的老友夜那裏聽來的，我的老友她也是一個替「生命之迷」擁護的……所以我們現在應該不惜種種犧牲來迷糊着青島不使他找到，因為這是和我們有利害關係的，即使危險及那兩個小孩子的性命，也當在所不恤……

狗（大怒）這傢伙在這裏說些什麼……你再說一遍，你敢看我聽得對不對？

麵包 秩序！秩序！現在輪不到你說話……要曉得我是這個會的主席……

火 誰叫你做主席的？

水 住口！……要你干涉什麼……

火 我願意干涉就干涉……也用不着你來批評……

糖（和解的語氣）諸位原諒……大家不可鬧……這是緊要關頭……別的事暫且不管，總得先決定應當採取什麼政策……

麵包 我很贊成糖和貓的說話……

狗 真好笑！……除人以外還有什麼！……我們應該服從人，聽他的說話……這是惟一的事！除人以外什麼都認不得……歡迎啊！人……永遠是人……不論是生是死，一切都爲人……人就是神……

麵包 我很贊成狗的話。

貓（對狗）你至少也得把你的理由說出來……

狗 這個沒有理由……我愛人，這就夠了……你如果反對他，我便先勒死你，然後到他那裏去，什麼事都對他說……

糖（很和平的插進來說）諸位原諒……大家不可激烈……從一個觀察點看起來，你們兩位都是對的……兩方面都有話可說的……

麵包 我很贊成糖的話……

貓 我們如今在這裏的，水啊，火啊，就是他們自己，麵包和狗，請問那一個不受人虐待……你們還記得那暴徒未來之先，我們在地球上逍遙自在的時候嗎……那時水和火是世界上唯一的主人翁；請看如今怎樣了……至於我們這些野獸的後裔……留神……大家快裝出無事的樣子……我看見仙女和光來了……光是幫襯人的；她是我們最可惡的仇敵……他們來了……

（仙女作老婦人狀，貼貼兒和彌貼兒跟在她的後面一齊由右邊入。）

仙 好啊……怎麼一回事你們都在這角兒裏幹些什麼……看你們都像要圖謀不軌的樣子……現在已經是出發的時候了……我已經決定叫光做你們的引導……你們都該服從她，像服從我自己一樣，我一會兒把我的魔杖交給她了……孩子們今晚要去見他們的祖父……母……你們都在後面等；這是謹慎的辦法……孩子們今晚將在他們的已故的家族裏面過夜……這個期間你們可以把路上應用的東西預備預備，因為這段途程是長的……來，走吧，

各歸各的位置去……

貓（做出偽君子的樣子）我們剛才也就對他們這樣說了，太太……我剛才正在這裏鼓勵他們，務須拿點勇氣來，並且放出點良心來，各盡各的職務；不幸這狗常常要打斷我的話頭……

狗 怎麼說……慢着，慢着……（此時狗正思直撲貓身，貼貼兒急以恫嚇的姿勢禁止之。）

貼 下去，貼羅……留神；我再要拿住你……

狗 我的小神道，您不知道，這是他……

貼（作恫嚇狀）別鬧……

仙 得啦……今天晚上，麵包拿鳥籠給貼貼兒送去……因為青島也許就躲在他祖父母那里的過去裏面……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機會，我們不可忽略的……麵包，籠呢？

麵包（莊重的樣子）仙女夫人，一會兒……（像演說家演說的腔調）請諸位替我作證，這個交托給我手裏的銀絲籠……

仙（打斷他的話頭）够了……別演說罷……我們打這條路走……孩子們打那條路走……

貼 (很着急的樣子) 我們兩人單獨去嗎?

彌 我覺得餓了……

貼 我也覺得有點餓……

仙 (對麵包) 解開你的土耳其袍子, 把你的肚子切一片給他們……

(解開袍子, 抽出刀子, 從肚皮上切下兩片遞給兩孩子。)

糖 (走近兩孩子) 我奉送幾根糖竿, 請兩位收下……

(他從左手上, 一個一個的折下五個指頭遞給兩孩子。)

彌 他在那裏做什麼……他把指頭都折斷了……

糖 (很殷勤的樣子) 嘗嘗看, 味兒一等……他們是真大麥糖做的……

彌 (拿一個指頭嘗嘗) 啊多好……你這東西多不多……

糖 (很客氣的樣子) 是, 我要多少就多少。

彌 你把他們折下來, 覺得很痛嗎?

糖一點兒不痛……不但不痛，而且很有好處；舊的折下來，新的馬上就抽出，因而我常常可以有乾淨的指頭……

仙 小孩子，糖別吃得太多……馬上要跟你們祖父母吃晚飯了……

貼 他們在這裏嗎？……

仙 馬上可以見他們了……

貼 他們死了，我們怎麼能見他們？……

仙 他們都活在你們的記憶裏面，怎麼會死？……人都不曉得這個秘密，因為人的知識太淺了；至於你們，只要不忘記死的，馬上可以看見他們很快活的活着和沒有死一樣。這都是金剛石的功勞，是你應當感謝的……

貼 光 and 我們同走麼？

仙 不，此番前去，應該限於你們家裏人爲是……我也在鄰近的地方等你，免得唐突……因爲他們沒有邀請我……

貼 我們應該走那條路？

仙 打那裏走……打那裏走去就是記憶之土……你把金剛石轉一轉，就可看見一株樹，樹上釘着一牌，一看那牌就可曉得你所在的地方了……可是你們兩人都不忘記到八點三刻一定要回來的……這一層非常要緊……若是遲誤一刻那就什麼都沒有了……（叫貓，狗光等。）打這裏走……小孩子打那裏走……

（她和光，動物等從右邊出，小孩子從左邊出。）

第二場 記憶之土

場上作濃霧，貼近脚光偏右有巨橡，樹身釘木牌一。空中有光，朦朧作乳色。貼貼兒和彌貼兒站在橡樹的樹根。

貼 樹在這裏了……

彌 木牌在那裏了……

貼 我看不清……等一回兒，我從根上爬上去……對了……上面寫着「記憶之土」四個字……

彌 記憶之上就從這裏起嗎？

貼 是的，那裏不有枝翦嗎？

彌 那末祖父和祖母在那裏呢？

貼 在濃霧的後面……我們將可看見……

彌 我什麼都看不見……連我自己的手和腳都看不見了……（嗚咽介）啊，好冷……我不去了……我要回去了……

貼 別像水一樣只管哭……也該曉得害臊了……這麼大的孩子……看吧，霧已經是漸漸的散了……後面的東西我們馬上可以有見了……

（此時霧漸稀薄，光漸透露，遠看綠葉陰沉的底下有農家茅舍，上有藤羅滿布，窗戶都開着。樹下有蜂房數架，窗檻上擱着幾盆花。又有一鳥籠，一黑鳥在裏面熟睡，門旁有一板凳，凳上有一老農和他的妻子坐着打盹，這便是貼貼兒的祖父和祖母。）

貼 （忽然認識他的祖父母）這是祖父和祖母啊……

彌 (拍手介) 是啊! 是啊! …… 真的! 真是的! ……

貼 (仍有些懷疑) 留神! …… 我們還不知道他們究竟能動不能動呢! …… 我們在這樹的後面躲着罷! ……

(貼祖母張眼, 舉首, 伸欠, 吁氣, 舉目看貼祖父, 貼祖父亦漸甦醒。)

貼祖母 我忽然起了一個念頭, 覺得我們家裏的孫子和孫女兒今天要來看我們了! ……

貼祖父 他們一定在想念我們, 因為我覺得腿上好像有針刺着的樣子! ……

貼祖母 我想他們一定離這裏不遠了, 因為我覺得快樂的眼淚已在我眼前跳舞了! ……

貼祖父 不, 不, 他們離開還很遠! …… 我仍舊還沒有氣力! ……

貼祖母 我說他們已經在這裏了; 我已覺得很有氣力了! ……

貼與彌 (從橡樹後突出) 我們在這兒! …… 我們在這裏! …… 祖父! 祖母! 是我們! 是我們! ……

貼祖父 那裏! …… 你看見嗎? …… 我說的對吧? …… 我曉得他們今天一定要來的! ……

貼祖母 貼貼兒! …… 彌貼兒! …… 是你們! …… 是她! …… (想跑去接近他們) 我跑不動啊! 我仍

舊還害着癱病呢……

貼祖父（拚命的跛行前往）我也跑不動……都由於那條木腿的緣故，我當初從大橡樹上跌下來，跌斷了一隻腿，便鑲上這隻木腿，到現在還仍舊用着……（兩老和兩孩子互相擁抱）

貼祖父 貼貼兒，你長得多麼高多麼強壯啦！

貼祖母（摸彌貼兒的頭髮）彌貼兒，不是嗎……看她……多美麗的頭髮，多美麗的眼睛……

貼祖母 來，再跟我親個嘴……爬上我的膝上來……

貼祖父 那末，我怎麼樣呢？

貼祖母 不，不，先到我這裏來……你們的爸爸和媽媽好嗎……

貼 他們都很好，祖母……我們出門的時候，他們都睡着在那裏……

貼祖母（眼睛瞪住他們看，現出異常寵愛的樣子）天啊，多美麗，多乾淨……是你們的媽媽

替你們洗的嗎……襪子上也沒有破孔……你曉得我也替你們織過一次襪呢……你們爲

什麼不常來看看我們……你們來，我們快活得什麼似的……你們丟開我們不知要多少個

月了，我們一個人都沒有見過面……

貼 我們來不成啊，祖母；今天所以得來，都全靠那個仙女……

貼祖母 我們一向在這裏，等着活人來看我們……可是來的很少……前次你們來的時候……

……我想想看，是什麼時候呢？……哦，是「全聖節」^{十一月}那一天，禮拜堂正敲着鐘……

貼 全聖節？……怎麼我們那天並沒有出過門，因為那天我們兩個人都害傷寒病，害得很利害。

……

貼祖母 可是你們兩個人都想念過我們啊……

貼 那是的……

貼祖母 你們每回惦記我們，我們總醒過來看見你們的……

貼 怎麼，這就够……

貼祖母 你總知道的……

貼 我並不會曉得……

貼祖母（對貼祖父）他們那裏真奇怪……怎麼連這一點事情都還不曾曉得……難道他們什麼都不學的吗……

貼祖父 大概也跟我们那個時代一樣的……陽間人談起陰間人來不曉得多笨……

貼 你們一逕睡着嗎？

貼祖父 是的，我們睡得很多，只等陽間人的「情記」來喚醒我們……人當生命完了之後，睡着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常常醒醒也是有趣的……

貼 那末，你們並沒有真死？

貼祖父 你說什麼……他說的什麼……現在他們用的字眼兒，我們都不懂了……他用的是
一種新字眼，是新發明的罷？

貼 你說「死」這個字嗎？

貼祖父 就是這個字……這個字什麼意思？

貼 怎麼，這個字的意思就是說一個人不再活着了……

貼祖父 他們那裏的人多蠢！

貼 這裏好麼？

貼祖父 哦，是的；不壞，不壞；而且如果得能抽煙……

貼 這裏不容抽煙嗎？

貼祖父 可以的；可是我把煙管打碎了……

貼祖母 只要你們來看我們的回數多幾回，那就什麼都好了……貼貼兒，你還記得嗎？……上

次你來，我烤一個很好的蘋果做餡的饅頭給你吃……你吃那麼許多，竟吃出病來……

貼 怎麼，我自從去年吃過蘋果饅頭，到現在還沒有吃過，因為今年沒有蘋果。

貼祖母 別講胡話罷……我們這裏是常有的……

貼 那是不同的……

貼祖母 怎麼，不同嗎？……我們都能够親嘴，那有什麼不同出來……

貼 （先看着祖母，然後看着祖父）您並沒有變，祖父，您一點兒都沒有變……，祖母也一點兒

都沒有變……您倆反而都好起來了……

貼祖父 我們在這裏都很好……我們從此是再不往下老的了……可是你，你也長得多麼高了！……哈哈，長得真好！……你看那邊門上有你上次來時量長短的記號……那天是全聖節……現在再來試試看，筆直的站着……（貼貼兒靠門站着）又長四個指頭了！……真長得快！……（彌貼兒也靠門站着）彌貼兒也長四個半指頭了！……哈哈！野草長得分外快！你看他們怎麼的長大啊！

貼 （很高興的四周一看）這屋子裏也什麼都沒有變動，一切東西都仍舊攔在老地方！可是這些東西都覺得好看起來了……那邊鐘上那根很肥的指針的針尖兒是我折斷的。

貼祖父 這個湯器的缺兒，也是你打出來的。

貼 這門上的小孔，也是我找着小鑽子那天我穿出來的。

貼祖父 是啊，你們總喜歡毀東西……這裏這株梅樹，你頂喜歡瞞着我爬上去……現在樹上還有很好的紅梅呢……

貼 而且比從前愈加好了……

彌 這黑鳥也還在這裏呢！……現在他還唱嗎？……

（黑鳥從夢中蘇醒，放出頂高的聲音歌唱起來）

貼祖母 你瞧……誰想到他，他馬上就唱……

貼 （見黑鳥忽變純藍色，現出莫名其妙的樣子）怎麼他的顏色變青了！……這大概就是仙

女要我們替她尋的青鳥了……怎麼你們從來沒有說起他呢？……哈哈，你看他藍得像藍玻

璃一樣呵！……（作懇求狀）祖父，祖母，您肯把這鳥給我嗎？……

貼祖父 也許可以的……媽媽，你的意思怎麼樣？……

貼祖母 那是一定的……他於我們有什麼用處？……他除睡覺之外一點事都沒有……我們

從來沒有聽見他唱過……

貼 我把他裝在我的籠裏……我說，我的籠在那裏？……哦，我記得了，我把他丟在大樹後面了

……（跑到大樹那裏，拿起籠子，把黑鳥裝在裏面）那末當真，您當真把他給我們了？……仙

女看見要多麼快活……光也要樂死了……

貼祖父 你要曉得，我對於這鳥是不負責任的……我恐怕他過不慣那邊那種不安靜的生活，恐怕第一陣風向這邊刮來，他就要回到這裏來了……可是，我們將來再看罷……暫時把他攔在這裏，我們去看牛去罷……

貼 （見蜂房）這些蜂都好嗎？

貼祖父 啊，都很好……依你們那裏的人說起來，他們已經不是活的了；可是他們還依舊很勤力的做工……

貼 （走近蜂房）是啊……我聞着蜜糖的氣味了！蜂房一定是很重的了……這些花都那麼好看……我們的死了的小妹妹，她們都在這裏嗎……

彌 還有我們的三個小兄弟，他們葬在那裏……

（正說着，便有七個大小不一的兒童，從茅屋裏走出來。）

貼祖父 他們來了，他們來了……你們一想起他們，一說及他們，他們就來了，這些怪可疼的東

西……

（貼兒和彌兒上前迎接他們，互相擁抱一回，便歡呼着跳舞打轉起來。）

貼 喂，彼臘……（彼此扭着頭髮）啊，我們又像從前一樣的打架了……還有羅卜……我說，琦

恩，你的陀螺現在怎麼樣了？……梅地蘭，披里，保林這裏還有……離貴……

彌 離貴，離貴……她還是四脚四手的爬……

貼祖母 是啊，她已經停止生長了。

貼（見小狗在他們的四周跳着叫噪）那是豈豈，他的尾巴是我拿寶林的剪刀給他剪掉的……

……他也沒有變……

貼祖父 不，這裏什麼都不會變……

貼 保林的鼻子上仍舊還有一個炮……

貼祖母 是啊，這是不會去的了；已經是沒有辦法的了……

貼 啊，他們多好看，多胖又多光滑……他們的面頰多快樂的樣兒……他們的樣兒都像養得

很好！

貼祖母 他們自從停止生活以後都比從前好得多……一來因為再沒有可怕的東西，二來因為沒有人生過病，並且沒有焦心的事情。

（茅屋裏的鐘鳴八下）

貼祖母 （驚疑介）那是什麼……

貼祖父 我的確不曉得……這一定是鐘……

貼祖母 這鐘是不會響的……從來不曾響過……

貼祖父 他所以不響，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想着時間……剛才那一個想起時間嗎……

貼 是啊，我剛才想起的……什麼時候了？

貼祖父 我的確說不出，因為時候該怎麼樣說，我已經忘記了……剛才他響八下，我想這大概就是你們那裏所謂八點鐘了……

貼 光八點三刻等我去的……這是因為仙女的緣故……這個非常重要……我要走了……

貼祖母 晚飯剛預備好，別像這樣匆匆忙忙就走……趕快，趕快！我們來把外面的桌子擺起來吧……我已經預備了一些頂好的黃椰菜湯和一個美麗的梅子饅頭了……

（他們大家動手，把桌子，盆子，碟子等物都搬到外面，在門外擺起桌子吃飯。）

貼 我如今已經得了青鳥了……我是許久沒有嘗過黃椰子湯了……自從我旅行以來到如今沒有嘗過這湯的滋味……旅館裏都是不預備的……

貼祖母 來罷……不用多少時候就得了……坐下罷，孩子們……你既這麼忙，我們別再耽誤時候罷……

（大家點了燈，上了湯，祖孫圍桌而坐，彼此挨擠着，大家都樂得大笑。）

貼 （餓鬼一般大吃起來）啊，這湯真好……啊，多好……我還要吃！我還要……

（說着拿木杓敲着盆子。）

貼祖父 來，來，你別鬧啊……看你這種脾氣還是跟從前的一樣壞，要把這盆子打碎了……

貼 （從凳上立起半個身子）我還要，還要……

(把湯罐一把拖到身邊，失手打翻，潑了一桌子的湯，流到膝上，燙痛了，大聲喊叫起來。)

貼祖母 你瞧……總不聽說話……

貼祖父 (給貼貼兒一個耳摑)我給你這個……

貼 (呆了一會，把手掩着面頰，表示極快樂的樣子)啊，你這耳摑子，和你活着時候給我的一色無二……祖父，這多好，叫人感受一種極好的感覺……我須得跟你親個嘴……

貼祖父 好罷，你如果再要，我還有在這裏……

(鐘鳴八下半)

貼 (吃驚介)八點半了……(撇下木杓)彌貼兒我們剛够時候回去了……

貼祖母 啊，我說……再多待一刻兒罷……忙什麼你們家裏又沒有着火……我們是難得看見你們的……

貼 不能再耽擱了……光待我們那麼好……我們是已經應許她的……來罷，彌貼兒，來啊……

貼祖父 唉，活在世界上有這麼許多事情和戟刺，真要累死人……

貼（拿起鳥籠，和各人都親了嘴。）再見罷，祖父……再見罷，祖母……再見，兄弟姊妹，彼騰，羅卜，保林，梅地蘭，雖貴，還有豈豈，我們也再見……我覺得我們不能再耽擱了……別哭，祖母；我們常常會回來的……

貼祖母 每天回來罷……

貼 是，是，我們總常常回來……

貼祖母 只有你們來，我們才有點快樂，這是我們惟一的快樂，就是你們的「思想」來看我們，也就算待我們好了……

貼祖父 我們是沒有別的娛樂的……

貼 快些，快些！我的籠子……我的鳥……

貼祖父（把籠子交給他）在這裏呢……可是你要曉得，顏色如果不對，我可不能擔保……

貼 再見！再見！

諸兄弟姊妹 再見！貼貼兒……再見！彌貼兒！別忘記那個大麥糖……再見……再來啊……再

來啊……

(貼和彌緩緩的走開。諸兄弟姊妹都揮着手巾相送。但在說最後這幾句話的時候，場上霧又漸起，及至這幾句話說完，大家已經被濃霧所籠罩，只見貼彌兩人仍在巨橡樹之下。)

貼 彌貼兒，就是這條路了……

彌 光在那裏呢……

貼 我不知道啊……(瞧着籠中的鳥)可是這鳥已經不是青的了……他又變黑了……

彌 把你的手給我，我的好哥哥……我好怕啊，又好冷……

第三幕

第一場 夜之宮

場上佈一奇異的廣庭，有陰森嚴肅氣象，狀類希臘宮殿，有許多柱子，柱頭各有雕飾，都是黑大理石，黃金和烏木做的，地上所鋪的地板和一切裝飾，質料也是一樣，這是一個不等邊四邊形的宮殿，有黑石的台階從前部迤邐而上，直達背後，分全宮爲三級，左右各有門若干，

都夾在兩柱中間，是暗色紫銅做的，背後有一大門，是黃銅做的，宮中僅一隱約的微光，似由大理石和烏木映照出來的。幕起時，夜作極老耄的婦人狀，全身披黑衣，坐在第二級的階上，左右各有童子一人，其一幾全身裸赤，狀若扣關得，（羅馬神話司愛之神，名扣關得Cupid乃一童子，赤體生翅，手持弓矢。）微笑酣睡，又其一自頂至踵以物蒙之，直立不動。

（貓由前部右邊入。）

夜 誰在那裏走？

貓 （頹然倒於大理石的階上）是我，夜媽媽……我累死了……

夜 怎麼一回事，孩子……看你又沒有血氣，又瘦，鬍子上都沾着污泥……你又在屋瓦上雨和雪裏跟人家打架了嗎……

貓 這不是屋瓦上的事情……是和我們的秘密有關係的事情……這是收場的開始……我如今是設法逃出來警告你的，可是我恐怕已經是沒有辦法的了……

夜 爲什麼？什麼事發生了……

貓 我已經告訴你了，就是那個樵夫的兒子小貼貼兒和那塊神異的金剛石……他如今是來問你要青鳥了……

夜 他還沒有得着啊……

貓 如果我們弄些神通，他馬上就要得着了……事情是這樣的：就是光她替他作引導，洩露我們的秘密，她完全是幫人那方面的，她曉得夢中的青鳥只能在月光裏生活，是一見日光馬上就要死的，只有真青鳥才能在白天的光裏生活，她曉得這隻青鳥現在藏在我們這裏，和那色夢中的青鳥混在一起。可是她曉得自己不能進你的宮門，所以差幾個小孩子前來；如今你既不能阻止人來開你的秘密門，我不知道這件事要怎樣的收局……不幸他們果然得着真青鳥，那我們除消滅之外沒有別的法子了……

夜 唉，天啊……怎麼這般多事……我簡直一刻安寧的時候都不曾有過……我總不懂人這幾年來到底怎麼一回事？不曉得他的目的到底是怎麼樣……他已經把我的神秘拿去三分之一了，我的那些恐怖，大家都不敢出門了。我的鬼也都跑了，我的疾病也大部分是病了……

貓 |夜媽媽，我曉得時局真不好，而且我們要想和人戰鬥，我們這方面差不多是孤立的；……可是我聽見他們已經來了……我覺得只有一條路可走：因為那兩個來的都是小孩子，我們須得要誑他一誑，把他們誑退了，或者叫他們不敢來開背後這頭門，因為他們若是開進這頭門，就可以看見月亮的鳥了……至於其他各間裏的秘密已經足夠誑得他們昏神的了……

夜

(聽外面聲音)聽是什麼聲音……他們來的人多嗎……

貓 這倒不要緊；同來的麪包和糖，都是我們的朋友；水不大舒服，火也不能來，因為他是和光有拆不開的關係的……他們之中不幫襯我們這面的只有狗，我們也實在無法阻止他不來……

(貼貼兒，彌貼兒，麪包，糖和狗，從前部右邊悄悄的進來。)

貓 (趕忙跑到貼貼兒那裏)這邊走……我已經通知夜了，她很高興見你……可是要請你

原諒她，她今天有點不舒服，所以不能出來迎接你……

貼 |夜夫人，您白天好……

夜 (帶着動氣的語音)怎麼白天好……我不慣這個……你可說夜裏好，就使不然，也可以說

晚上好……

貼 請您原諒，太太……是我不懂（指着夜左右的兩個孩子）這是您的兩個孩子嗎……都

很漂亮……

夜 這一個是睡眠……

貼 爲什麼這麼胖？

夜 因爲他晚上睡得好……

貼 躲起來的那一個呢……他爲什麼把臉罩着……他有病嗎……他叫什麼名字……

夜 那是睡眠的妹妹……最好不說出她的名字……

貼 爲什麼……

夜 因爲她的名字說出來不大好聽……我們現在談別的罷……貓告訴我說，你到這裏來是

找青鳥來的……

貼 是的，太太，不曉得您肯讓我尋不肯，您肯告訴我青鳥的所在嗎……

夜 我不曉得，我的孩子……我所能告訴的，只有說這青鳥並不在我這裏……我從沒有見過他……

貼 是在你們這裏……光告訴我說在你們這裏，她總不見得是瞎說的……您肯把鑰匙交給我嗎……

夜 可是你要明白，我的孩子，我怎麼能把鑰匙冒冒昧昧的交給一個初來暴到的人……因為自然的一切祕密是歸我掌管的，我是絕對受禁止，無論是誰，都不許把這些祕密交給他，至於你們小孩子，那尤其不許了……

貼 可是人問你要的時候，你就沒有拒絕的權利……這是我曉得的……

夜 誰告訴你的？

貼 光……

夜 又是光！總是光！……她怎麼敢干涉我的事情，她怎麼敢？

狗 我用武力去奪他來好嗎，我的小神道？

貼住口，別作聲，舉動要……（對夜）來吧，鑰匙交給我罷……

夜 你最少也得有個信號……你有嗎……在那裏？

貼（點着帽）瞧這金剛石！

夜（曉得不能再反抗，只得讓步）好罷，那末……鑰匙在這裏，這是殿裏無論那重門都能開的……可是要是遇着什麼禍，須得自己留神……我是不能負責任的……

麵包（很着急的樣子）有什麼危險嗎……

夜 危險……別的不說，我只說這些地獄的銅門要是開出來，連我自己也不曉得怎麼樣才

好……自從天地開闢以來，凡是爲人生禍患的一切罪惡，一切瘟疫，一切疾病，一切恐怖，一切災禍，一切祕密，都藏在這座宮的四周的玄武石洞裏邊。我以運命的幫助，費盡辛苦，才把他們幽禁在這裏；老實告訴你，這些未經訓練的東西，我能在裏面維持着一點秩序，實在是不容易的……你總看見過的，他們之中，要是有一個出來，在地面上發現，結果是怎麼樣的……

麵包 以我的年紀，以我的經驗和忠心，當然該替這兩個小孩子做一種保護人，所以夜夫人，容

我再問一句話……

夜 當然的……

麵包 假使遇着危險，那一條路可以逃避……

夜 沒有逃避的路……

貼 (拿着鑰匙登上第一級) 我們打這兒起罷……這頭銅門裏面是什麼……

夜 我想這裏面都是鬼……我是多時沒有開過，他們也多時沒有出來了……

貼 (把鑰匙插入鎖孔裏) 我來看看……(對麵包) 裝青鳥的籠子在這裏沒有……

麵包 (牙齒相擊作聲) 並不是我怕，只是不要開門，單在鑰匙孔裏張張，豈不更好……

貼 我用不着你教訓……

彌 (忽然的哭起來) 我怕呀……糖在那裏……我要回去了……

糖 (做出很巴結的樣子) 姑娘，我在這裏……別哭，我拆一個指頭下來，你就有糖竿兒吃了……

貼 够了……

(旋轉着鑰匙，很仔細的開開門，便有五六個奇形怪狀的鬼從裏面出來，向各方面分散。彌貼兒嚇得直嚷，麵包也嚇得把鳥籠丟掉躲到宮的後面去。夜只在羣鬼的後面追，一面跑，一面對貼兒叫喊。)

夜

趕快趕快關上門！

……他們統統要跑出來了，我們要無法拿他們回來了！……自從人不以

嚴重的態度對待他們，他們關在那裏覺得非常難受，一直到了如今……(她一面趕，一面用蛇形的鞭想把他們趕回地獄。幫幫忙！……這裏來……這裏來……)

貼

(對狗)貼羅，你幫助她捉……

狗

(跳起來叫)是，是……

貼

麵包，麵包呢？

麵包

(在宮的背後)在這裏呢……我在這邊攔住他們……

(有一個鬼向他那邊去，他嚇得大叫而逃。)

夜

(對她在頸項上捉住的三個鬼)打這裏走，你們……(對貼兒)把那門開一點開來……

(她把三鬼推入洞中)那裏是了……(狗又拿來兩個)還有這兩個，來罷，快些進去罷……你們要曉得只有全聖節容你們出來的。(她關上門)

貼 (走到另外一頭門)這頭門裏面是什麼……

夜 有什麼用處喲……我早已告訴你了，青鳥從來沒到我們這裏來過……可是，隨你罷……

你要開就開，這裏面是疾病……

貼 (把鑰匙擱在鎖裏)我該仔細的開嗎……

夜 這倒不必……他們是很安靜的，這些可憐的小東西……他們不是快活的東西……人和

他戰鬥已經是好些時了！及到微生蟲發現之後，這戰鬥便愈加激烈……開出來你自己瞧罷。

……

(貼兒將門大開，並沒有什麼出現。)

貼 他們不出來嗎？

夜 我告訴你了，他們差不多都很可憐的，而且都很灰心的……醫生對待他們這般難受……

你可以進去自己去瞧一會兒罷……

(貼貼兒走進洞裏，馬上便又出來)

貼 青鳥沒有在那裏……你這些疾病，他們都像病得很重的樣子……他們簡直連頭都不擡的……(一個小疾病，脚上曳着拖鞋，身上穿着寢衣，頭上戴着棉帽，從洞裏溜出，在宮裏跳躍起來) 瞧！有一個小的溜出來了，這是那一個……

夜 這是最小的一個，名叫頭風……他受虐待最少，身體也算他最好……(叫頭風)這裏來……現在時候還太早；你須等冬天再出來……(頭風打打噴嚏，咳嗽，瀟瀟鼻涕，回到洞中)

(貼貼兒把門關上)

貼 (走到隔壁一頭門) 我們來看看這個罷……這裏面是什麼？

夜 留神……這裏面是戰爭……他們比從前愈加可怕愈加有威力了……要是其中有一個跑出來，那只有天曉得要鬧到什麼地步呢……幸而他們是很重笨的，行動很遲緩的……但是我們須得預備把門趕快關上，大家一齊來，向洞裏看一看，就該急急的閉上……

(貼兒萬分留神的將門要開一條縫，把眼睛湊上去一張，馬上就關上，用他的背脊抵住門，高聲叫喊起來。)

貼 趕快！趕快！……你們大家都來盡力的抵住門！……你們已經瞧見我了！……他們統統都來了！……要把門打碎了！……

夜 來來，大家都來用力堵住，……麵包，你在那裏幹什麼？……推着大家都來！……他們力氣多大！……哦對啦！……他們當不住了！……這是要緊的關頭！……你看見過了嗎？

貼 是啊！……他們都很大很可怕！……我不想青鳥會在他們這裏！……

夜 你可以相信他們這裏一定不會有的！……若是，也老早被他們吃了！……現在你滿足了嗎？你瞧簡直是沒有辦法的！……

貼 我各處都要看看，……光這麼說的！……

夜 光這麼說的！……一個人自己膽子小躲在家裏，空口說說話是容易的！……
貼 我們到隔壁房間去罷！……這裏面是什麼？……

夜 這裏面是我鎖陰影和恐怖의……

貼 我們能開這門嗎……

夜 自然可以的，他們都很安靜，和疾病相似……

貼 (心裏還有些不信，只把門開了一半，往洞裏看了一看) 他們都不在屋裏嗎？

夜 (她往裏看一看) 怎麼，陰影，你在這裏做什麼……可以出來一會兒，伸伸你的腿，於你很有好處的……恐怖，你也出來，這裏沒有什麼東西可怕。(幾個陰影和幾個恐怖都作婦人形，穿

着死人的衣服，前者戴着黑面罩，後者戴着淡綠面罩，顫怯怯的往洞門外走了幾步，見貼貼兒稍一移動，便又急急的退回去) 來罷，別怕……他是個小孩子，不會傷害你的……(對貼貼兒

兒) 他們膽小極了……只有你看在你背後的那幾個膽大一點……

貼 (看進洞的深處) 啊，他們多可怕……

夜 他們是鎖在那裏的……只有他們不怕人的……可是把門關上，別讓他們動怒……

貼 (走到隔壁一頭門) 我說……這頭門還要黑暗……這裏是什麼？

夜 這裏面有好幾個神秘……你如果一定要看，你也可開出來看看……可是不要進去……我們須要十分留神，預備堵住門，像堵戰爭的門一樣……

貼 (將門半開，非常留神的把頭伸進去) 好冷……我的眼睛都痛了……快關上推住啊，推住……他們向我們這邊推來了……(夜，狗，貓，糖，大家一齊把門推住) 啊！我們看見了……夜 什麼……

貼 (知覺昏亂的樣子) 我不知道啊，可怕得很！他們都坐在那裏，像沒有眼睛的怪物一樣……那個要想來捉我的大人是誰……

夜 那大概是沉默；他是管門的……看他有點驚慌的樣子嗎……幹麼你的臉還是這麼白，全身都發抖呀……

貼 是啊，我自己都不相信……我從來沒有見過……我的手都像冰凍一樣了……夜 你若要往前進，恐怕還要厲害呢……

貼 (走到隔壁一頭門) 這一個呢……這裏面也可怕嗎……

夜 不；這裏什麼東西都有一點……這裏是我關不用的星和我私人的芬香的，還有幾種隸屬我的微光，如燐火，草鞋蟲，螢火蟲，露水，夜鶯之歌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也都關在這裏……

貼 只有這些東西嗎？……想來這頭門就是了……

夜 你要開就開罷；裏面沒有什麼很壞的東西……

（貼兒將門大開，羣星作年輕美女狀，面蒙五彩光輝結的面罩，從牢獄中逃出，散至宮庭各處，在台階上結成團體，繞着柱子，有一種影子忽明忽滅的浮游在她們的中間，夜的芬香彷彿是無形的東西，和燐火，螢火及透明的露水在一起，同時夜鶯之歌從洞裏湧出來流蕩了夜宮。）

彌 （拍掌大樂）啊，多美麗的女子……

貼 而且她們跳舞得多好……

彌 而且味多甜蜜……

貼 而且唱得多好聽……

彌 那些我們差不多看不見的是誰……

夜 這是我陰影的芬香。

貼 那邊那些穿玻璃絲的呢……

夜 她們是平原上和樹林中的露水……可是够了……她們一經開頭跳舞起來就不大肯回去的……（拍着兩手）來罷，星，快些……現在不是跳舞的時候……你看天上暗沉沉滿是濃雲哩……來罷，快些回去，再不去我要去拿一絲日光出來了……

（羣星，芬香，等驚愕而逃，急急奔回洞中，洞門即閉。夜鶯之歌亦即停止。）

貼 （走到背後一門）這裏是一個大中門……

夜 （莊重的樣子）別開這頭門……

貼 幹嗎不開……

夜 因為這門不讓開……

貼 那麼青鳥就在這裏了；光這樣告訴我的……

夜（如慈母之狀）孩子，你聽我的話……我對你也總算不錯的了……我向來對於別人從沒做過的事情對你都做了……我的一切秘密也都對你透漏了……我很喜歡你，我對於你這種年輕天真爛漫的樣子很覺得可憐，我對你說話都像母親對兒女說話一般……你聽我說，我的孩子，你要相信我的話，快把這種心思打消罷，不要再往前進了，別和命數去鬪，那頭門是萬萬開不得的。

貼（微顫）可是究竟爲着什麼……

夜 只爲我不願意叫你送命……因爲凡是開過這一頭門的，你要聽着，凡是開過這頭門的——便只是頭髮絲般一條縫兒——也沒有生還的……因爲這個地獄裏面，便是那最和平的，已經是世界上一切恐怖的東西都比不上的了……不要說別人，便是我自己都還怕他們的厲害，不得不躲避他們……現在你自己去明白罷，你自己去想罷……

（彌貼兒嚇得淚流滿面，發出恐怖的呼聲，想把貼兒拉走。）

麵包（牙齒震震有聲）親愛的主人，別幹這個罷……（倒身下跪）要可憐我們……我跪下來

求你了……你要曉得夜的話是不錯的……

貓 你簡直是拿我們大家的性命當兒戲呢……

貼 我非開這門不可……

彌 (哭着蹬足) 我不要開……我不開……

貼 糖和麵包，你們拉着彌貼兒的手帶她逃走……我要開門了……

夜 你們都逃命去罷……快來……再遲要來不及了……(說着拔脚就跑)

麵包 (發狂似的跑) 最少也該等我們跑到宮的盡頭……

貓 (也逃) 等一等……等一等……

(大家都躲在柱的背後，獨有貼貼兒和狗兀自站在大門的前面。)

狗 (喘着氣，力制恐怖) 我在這裏不去；我在這裏不去……我是不怕的……我不走……我和

我的小神道在這裏……我不走……我不走……

貼 (拍着狗) 對啊，貼維，這話對了……跟我親個嘴……你跟我已有兩個了……現在，要鎮定

些……

他拿鑰匙湊上鎖孔。此時，從那些逃命的所躲的地方，發出一陣恐怖的呼聲，鑰匙剛湊上門，那兩扇高而闊的門，已從中間開裂，向兩邊移開，卒至隱入牆內，突然間，萬不及料的顯出一座花園，彷彿在虛無縹緲之中。但見星光閃閃，隱現不定，有成羣青鳥，飄飄若仙，飛翔於珍寶與月光之際，與園中青蒼之空氣互相掩映。

貼

（站在園中的光裏，目眩，神惑。）啊！天啊！……（轉向那些逃走的）快來……他們都在這裏！

……是他們，是他們，是他們！我們畢竟尋着他們了！……幾千的青鳥！幾萬的青鳥！……幾千萬的青鳥！……太多了！……來啊，彌貼兒！……來啊，貼羅！……來啊，大家都來！……幫助我！……

（突入羣鳥之中）你們可以一手把一手把的拿！……他們是不怕人的！……他們是不怕我們的！……這裏這裏！

彌貼兒和其餘的人都跑上前來，除夜和貓外，大家一齊走進光耀奪目的

花園！你瞧！……他們真太多了！……都飛到我的手裏來了！……瞧啊，他們在這裏吃月光呢！

……彌貼兒你在那裏？……有這麼許多藍的翅膀，簡直連眼睛都花了！……貼羅，別咬他們！……

別傷他們……輕輕的拿住他們……

彌 (滿身都被青鳥罩了) 我已拿住七個了……啊，他們怎麼的拍着翅膀……我要拿不住了……

貼 我也拿不住了……他們跑了，我拿得太多了……他們又回頭了……貼羅也拿住幾個了……他們反把我們抬走了……要把我們抬上天去了……快些，我們從這條路出去罷……光在那裏等我們的……她要怎樣的高興啊……這邊走這邊走……

(大家都滿手拿着掙扎着的青鳥，在青色的翅膀陣底下穿過宮庭，仍從右邊初進來的那頭門出去。麵包和糖並沒有拿住青鳥，在後面跟着走。夜和貓留住不走，回頭走到台階的後身，很着急的向園裏一看。)

夜 他們得着了嗎……

貓 沒有……我看見他還在這裏，在那枝月光上面……他們是拿不到的……他站得太高了。……

(幕下，未幾，光從左邊至幕前，同時貼貼兒、彌貼兒和狗，滿身都是青鳥，從右邊跑至幕前，但此時諸人身上的青鳥都已垂頭掛尾的沒有氣息了。)

光 好啊，你們得着了嗎？……

貼 是，是……得着很多了……有幾千呢……在這裏你看見嗎？(把鳥擊給光，自己一看，見手

中統統都死了。) 怎麼死了……他們怎麼弄的……彌貼兒，你的也死了嗎……貼羅，你的呢？

……(怒氣沖沖的把死鳥擲在地上) 啊啊，不太糟了嗎？誰弄死他們的？我太不幸了……(抱頭大哭起來。)

光 (如慈母般把他抱在懷裏) 別哭，我的孩子……你還不會拿着那在日光底下能够生活的

青鳥呢……他總到別的地方去了……我們以後再去尋罷……

狗 (看着死鳥) 他們好吃的嗎……

(大衆都由左出)

第二場 樹林

一個樹林，時爲夜間，古樹多種，著者爲橡，榆，白楊，杉，柏，赤楊，菩提，栗，各一株。

(貓入)

貓 (向羣樹一一鞠躬) 我這裏向所有的樹有禮!

羣樹 (葉內作微聲) 有禮……

貓 今日是最重要的日子，是千載的一時……我們的仇敵便要來解放你們的能力，要自己送

到你們的手裏來了……我們的仇敵便是貼貼兒，就是你們受他害不少的那個樵夫的兒子，

……他如今在這裏搜尋青鳥，這青鳥就是從世界開闢以來你們便瞞人藏着的，而且只有你

們曉得我們的祕密……(葉內作微聲) 你怎麼說……哦，你是白楊樹……是的，他有一塊金

剛石可以解放我們的靈魂；他能够強迫我們交出青鳥，這個一交出，我們便都聽人要怎樣就

怎樣了……(葉內又作聲) 誰在說話……哦，是橡樹……您好，橡樹 (橡樹葉內發出一種微

聲) 您還傷風嗎……甘草不再伺候您了嗎……您的風氣病還不能斷根嗎……您相信我

的話，這都由於青苔的緣故；你腳上青苔傳得太多了……青鳥還在你這裏嗎……(橡樹葉

內發出一種微聲) 請您原諒我……是的, 如今已沒有猶豫的餘地; 我們非趁這個機會去他不可……(葉內作微聲) 我聽不很明白……哦, 他和他的小妹妹來的, 她也非死不可……(葉內微聲又作) 是的, 他是帶狗來的, 這個沒有法子阻攔他……(葉內作微聲) 怎麼說……賄賂他?……這辦不到……我什麼法子都試過了……(葉內作微聲) 哦, 杉樹, 是您嗎……是的, 預備着四塊板……是的, 有火有糖, 此外還有水和麵包……他們都是我們這邊的, 惟有麵包, 他很多疑……只有光是人那面的; 但是她不肯來……我哄那兩個孩子, 叫他們等她睡着的時候, 偷跑出來……這種機會再也碰不着的了……(葉中作微聲) 哦, 這是柵樹的聲音, 是的, 你的話很對; 我們須通知羣獸一聲……(葉子把鼓預備好了嗎……他在你這裏嗎……) 好的, 叫他馬上打鼓, 把隊伍召集起來……他們都來了……

(遠遠聽見兔子的鼓聲, 漸遠漸微, 貼貼兒, 彌貼兒和狗入)

貼 是這個地方嗎……

貓 (作諂媚, 殷勤, 恭敬的狀態, 跑去迎接孩子們) 哦, 你們到這裏了, 我的主人……今兒晚上

您多好看多美麗……我先到這裏報告您要到了……現在什麼事都已辦妥了，我靠得住今天晚上您一定能够得着青鳥……我剛才已經差兔子去打鼓，意欲把此地的重要野獸都召集起來……你可聽見他們已經在樹林中走動了……聽啊……他們都有點害怕，不敢近你的身呢！……（聽得各種動物，如牛，豬，馬，猴等的聲音，貓在旁邊把貼貼兒叫開對他說。）可是您幹麼把狗帶來……我早告訴你了，他是和誰都合不來的，就是對樹木還都像仇敵一般……我恐怕因他在這裏討厭憎，什麼事都要弄糟了……

貼 我撇不了他啊……（對狗，恫嚇他。）走開，你這醜東西……

狗 誰……我嗎……爲什麼……我做過什麼了……

貼 我對你說，叫你走開……我們不要你在這裏，這就完了……你在這裏是個討厭憎的東西……

狗 我一句話不開口，我有一段路外跟着你……他們不會看見我的……我要求求你嗎……

貓（在旁邊對貼貼兒）你瞧這種反拗的樣子也容得過嗎……把你的棍子在他鼻子上打他

一下；真有些叫人難容了……

貼（打狗）這一下是教訓你以後要服從些……

狗（大叫）嗥，嗥，嗥……

貼 你說什麼……

狗 你打了我了，我非和你親個嘴不可……（騎上貼貼兒，和他猛烈的親嘴擁抱）

貼 好啦……得啦……這很够了，走開罷……

彌 不不；我要他在這裏，要是他不在這裏，我覺得什麼東西都可怕……

狗（跳起來和彌貼兒猛烈的親嘴，幾乎把她推倒）啊，親愛的小女孩子……她多美麗！多好！

……多美麗！……多甜蜜！……我非和她親嘴不可……再來一回，再來一回……再來一回……

貓 好一個蠢東西！……走罷，我們再瞧瞧罷……別再耽誤時候了……把金剛石旋轉起來罷……

貼 我站在那裏呢……

貓 站在這月光裏面，你可以看得明白些……現在可把金剛石輕輕旋轉起來！

(貼貼兒轉動金剛石，便有一陣不輟的索索聲，搖撼着樹枝木葉。一切古木的巨大樹身一齊開裂，放出樹魂。諸樹之魂以樹的性質異其形狀，例如榆樹的靈魂，爲一臃腫，挺胸，暴戾的侏儒；菩提樹作和藹可親，喜氣洋洋的態度；榆樹閒雅敏捷，赤楊顏色白皙，沉默寡言而喜動；柳樹不甚發育，垂髮蓬鬆，神情淒楚；松樹高挺瘦削而寡言語；柏樹狀態悲淒；栗樹有豪華氣象；白楊狀活潑而喜言語。諸樹之魂，有從容由樹身出徐徐伸其軀體狀若幽閉經年者；亦有急急由樹身踴躍而出者；既出，皆環兩孩而立，成圓圈，而又各去其所自出之樹不甚相遠。)

白楊 (第一個跑出來，用頂高的聲音喊着) 人嗎？……小人兒！……我們能够跟他們談天了！……

……好了！……他們是從那裏來的？……他們是誰？……他們是什麼樣人？…… (對菩提樹，他正

吸着煙管慢吞吞的走上來。) 您知道他們嗎，菩提樹爹爹？……

菩提樹 我想不起以前看見過他們……

白楊 哦，您一定見過的！……您什麼人都知道；您是一向掛在他們屋子上的……

菩提 (把兩孩子仔細打量) 不，我老實告訴你……我不知道他們……他們的年紀還小得很，

……我所曉得的，只有那班月光底下來看我的情人，和我樹枝底下喝酒的酒徒……

栗（神氣活現的插上眼鏡）那些人是誰……是鄉下來的窮人嗎……

白楊 啊，栗先生，依你看來，原該當做窮人，因為你除開大市鎮的街道外，向來不肯出現的……

柳（穿着一雙木屐，一脚高一脚低的走來）啊啊……他們又來要把我的頭和臂膊砍去當柴了……

白楊 別做聲……橡樹出宮來了……看他今天晚上不大很好……你不以為他年紀老得很

了嗎……你想他的年紀究竟有多少了……杉樹說他是四千歲了！我總以為說得未免過分

一點……聽罷；他要把這些事情都對我們說了……

（橡樹緩緩前行，他頭戴寄生藤，身穿苔蘚鑲邊的綠袍，模樣兒已老得不堪，眼睛是瞎的，雪白鬍子在風中飄盪，一手拄着一根滿是結瘤的拐杖，一手扶着一個年輕的小橡樹，這年輕的小橡樹便是替他引導的人。青鳥站在他肩膀上。他走近的時候，其他的樹木都列成一行，恭恭敬敬的鞠了一躬。）

貼 青鳥在他那裏快……快……這裏……給我這個……

橡樹 別作聲……

貓 (對貼兒) 把你的帽子去了，這是橡樹啊……

橡樹 (對貼兒) 你是誰……

貼 我是貼兒，先生……我什麼時候能有青鳥？

橡 貼兒，是樵夫的兒子嗎……

貼 是的，先生……

橡 你的父親害得我們不小……單是我一家，他已害死我的兒子六百個，叔伯姑舅們四百七

十五個，堂表兄弟姊妹們一千二百個，媳婦姪女們三百八十個，玄曾孫子們一萬二千個！

貼 這些事情我一概不曉得，先生，他總不是故意來害死你們的……

橡 你到這裏來做什麼；爲什麼使我們的靈魂都離開住宅……

貼 我打擾你了，先生，請你原諒……貓對我說你可以告訴我們青鳥在那裏……

橡 是啊，我也曉得你是尋青鳥來的，你們曉得這是一切事物和一切幸福的秘密，人若是得着他，那我們從此做人的奴隸，愈加難堪了……

貼 呵，不是的，先生；我們此番來尋青鳥，是爲仙女白黎倫的小女兒生病厲害的緣故……

橡 (做一個手勢，貼貼兒便不作聲) 得啦……我沒有聽見羣獸的聲音……他們都在那裏

……這些事跟他們的關係和跟我們的關係是一樣的……這樣重大的事情，不能叫我們樹木單獨負責任啊……等到那一天，人聽見我們的舉動，那時責罰我們起來是很可怕的咧……所以我們大家應該齊心的商議一下，免得後來彼此責怪……

杉 (從羣樹的樹尖上看過去) 羣獸都來了……他們跟着兔子來的……這一羣裏面有馬的，公牛的，母牛的，鬮牛的，狼的，綿羊的，豬的，公雞的，山羊的，驢子的，和熊的，靈魂……

(當杉樹在那裏叫着他們的名字時，羣獸都走進樹中坐下，只有山羊的靈魂獨自在那裏走來走去，豬的靈魂唏呼唏呼的在樹根當中抽氣)

橡 大家都到齊了嗎？

兔 母雞撇不開她的蛋，山兔出去賽跑去了，鹿角痛，狐狸害病有醫生證明書在此，鵝不懂什麼事，叶綬雞生了氣了……

橡 像這樣不管事實在可惱，不過我們已够法定人數了……兄弟們，諸位總都曉得我們這件事的性質。你們前面的那個孩子，從地球的權力那裏偷了一道符，能力足以取得青鳥，那末也就有能力來奪取我們從人生的起源一直保守到現在的祕密了……人是我們很曉得的，他一得了這種祕密，那我們將來的運命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我以為再要猶豫下去，那不但是下愚，而且是犯罪……現在正是緊要關頭；那孩子非趕快將他結果了不可，別等後來悔之不及。

……

貼 什麼在說話？

狗 (露着牙齒，繞着橡樹走) 瞧見我的牙齒嗎？你這老跛子？

杉 (大怒) 他在那裏侮辱橡樹了！

橡 那是狗嗎？……趕他出去……我們這裏不容有賣國賊在裏面……

貓 (走過一旁對貼貼兒) 把狗打發開去……這是一種誤會……交給我罷，我來佈置……

可是趕快把他打發開去……

貼 你走不走！

狗 讓我先把這害風氣病的老乞丐那雙青苔做的拖鞋咬破了再走……這一定好玩的……

貼 住嘴……走你的走！你這醜畜生……

狗 好罷，好罷，我馬上就走……你要我的時候再回來……

貓 (走過 旁對貼貼兒) 頂好把他瑣起來，否則他一定要鬧出亂子來，那時羣樹生起氣來，

就沒有好結果了……

貼 這怎麼好……我把吊他的皮扣丟了……

貓 可巧長春藤來了，他那裏有很牢的繩子……

狗 我要回來的，我要回來的！羣不長進的東西，一堆老樹根……都是貓在這裏弄詭……

連他，我也要跟他幹一下子……你這老虎，你這猶大……

貓 你瞧，他誰都要侮辱……

貼 是的，真有些難容了，真是自己不曉得自己……長春藤先生……請你把他瑣起來，好嗎？

長春藤 （怕生生的走到狗那裏）他不會咬人嗎？

狗 （作信信聲）那裏會咬人，不會之至！他還要跟你親嘴呢……等一會兒瞧罷……來啊，來啊，你這籐球，你……

貼 （拿棒恫嚇他）貼羅……

狗 （匍匐在貼貼兒的腳下搖着尾巴）我該怎麼樣，我的小神道……

貼 平輪下……服從長春藤……讓他將你捆起來，不然……

狗 （長春藤捆他時，他嘴裏不住的嗚嗚叫）籐圍子……線絡子……吊小牛的皮扣子……

瞧，我的小神道……他要把我的掌紮斷了……要把我悶死了……

貼 我不管……這是你自己不好……住嘴，別作聲；你真叫人難容！

狗 您弄錯了……他們都不懷好意……留神，我的小神道……他把我的嘴閉住了……我不

能說話了……

長春籐（已把狗像包裹一樣的細起來）我們把狗放在那裏……我把他的口好好的塞起來了……

橡 把他牢牢的吊在我後面的大樹根上……我們過一會兒再來解決對付他的辦法……

（長春籐和白楊把狗帶到橡樹的後身）

橡 得啦嗎……好，現在把這討厭的證人——這個墮落的東西——安置了，我們可以憑着公道和真理來細細的討論……我把我沉痛的情緒對你們都不瞞……這是我們第一次判斷人的機會，使他可以覺得我們的權力……他們害我們這樣的多，我們吃苦這樣的厲害，所以現在他們應該受一種處分，這是毫無疑義的……

羣樹與羣獸 是是是……毫沒有可疑的地方……勒死他……死……害得我們太大了……太毒了……不是一時了……壓死他……吃了他……馬上……就在這裏，就在現在……

貼（對貓）他們做什麼了……他們心裏不高興嗎……

貓 別怕……他們因為春深了，稍微有點煩悶……交給我，我來佈置一切……

橡 大家應該這樣齊心……現在我們為免後患起見，應該決定那種結果他的方法最好辦，最容易，最快，最妥當，而且後來人在樹林裏發現小尸首時也得不著我們的痕跡……

貼 這些都為着什麼的……他在那裏忙些什麼……我要乏了……青鳥既在他那裏，叫他交過來罷……

公牛 (向前) 最好辦最妥當的辦法，就是用角向他的胸坎裏好好的衝他一下……我去好嗎？

……

橡 誰說話……

貓 是公牛。

母牛 你最好不開口……我是不來管事的……你看那邊青色月光底下一田的草我都得把他餓完……那已够我做的了……

閹牛 我也是這樣……可是剛才說過的話我什麼都贊成……

杉 我供給我的最高枝來做吊死他們的架子……

長春藤 我把我的籐球也拿出來用……

柳 我來供給他們四塊棺材板……

柏 我來供給他一個永久的墳墓……

柳 我簡單的辦法莫過把他們在我底下河裏溺死……我來負這個責任……

菩提 (用一種和解的語調)聽罷，聽罷……難道真不能不走這樣的極端嗎？……他們的年紀

都還很輕，……我們只須把他們關在一塊地方，把我自己四周插着圍繞起來，也就可以使他

們不能爲害，這種辦法豈不簡單？……

柳 誰說話？……我好像聽得出是菩提樹的口音……

柳 是的，是他……

柳 那末我們羣樹裏面也像羣獸一樣出了一個墮落的東西了……當初我們祇慮葉樹沒義

氣；可是葉樹不算真正的樹……

箔（轉着小眼睛現出饑相來）我想我們先把那小女孩兒吃了……她一定很嫩的……貼誰在說話……等一會兒你……

貓 我不曉得他們在那裏做什麼；看起情形來，事情要變壞了……

橡 別做聲……我們現在該決定的，就是我們之中誰該有先下第一下打擊的榮譽，因為這個

下第一下的打擊的，將能把我們自人類入世以來直到現在所受恫嚇的絕大危險除去……

杉 這個榮譽當然是你得的，你是我們的王，並且是我們的族長……

橡 杉樹說話嗎……可惜，我太老了……我又瞎眼，又虛弱，我的麻痺的臂膊，早已不聽我的命

令了……你，我的兄弟，你是常青的，長挺的，這些樹木有大部分是你見他生產的，這個拯救我

們族類的高尚舉動的榮譽應該歸你，庶幾我自己可以脫出責任！

杉 我謝謝你，可敬的長者……可是我將來既不免要有埋葬這兩個苦東西的榮譽，又加上這

宗榮譽，恐怕要激起同僚中嫉妬；我想除開我們兩人之外，年紀最大的，最尊貴的，有最好的根

棒的，要算榲樹了……

櫛 你曉得我是被蟲蛀的而且我的棍棒也早已靠不住了……榆樹和柏樹的兵器很利害。

……
榆 我是很高興的；可是我連站都站不直呢……昨晚一個田鼠把我的大腳指扭了……

柏 說到我呢我是預備去的……不過也像我的兄弟杉樹一樣我雖沒有埋葬他們的特權，至少也總有哭墳的權利……職務太多了，怕很不合式……問問白楊看……

白楊 我嗎？……你們當真嗎？……怎麼，我的木質比小孩的肉還嫩呢？……而且連我自己都不曉得怎麼一回事……我身上燒得發抖……只看我的葉子……一定是今天早晨太陽上的時候受了寒了……

橡（怒氣沖沖的）你們是怕人啊！……我們直到如今，都在這裏做一種神祕和恐怖的奴隸，現在不過是幾個沒有防備沒有兵器的小孩子，竟也把你們說的這般模樣了……得了罷！既有這種千載一時的機會，我少不得獨自前去，我雖又老，又跛，又打顫，又瞎眼，却少不得要我自己去對付我們這世仇……他如今在那裏……

(拿拐杖探著路，向貼貼兒那邊走動。)

貼 (從袋內抽出小刀) 他尋的是我嗎，拿着一根大拐杖的那老東西……

羣樹 (見刀大駭而呼，上前拉回橡樹) 刀……留神……刀……

橡 (掙扎着) 讓我去……這有什麼要緊……管他是刀是斧，誰拉住我……怎麼你們都在這

裏嗎……怎麼！你們都要……(丟掉手中的杖) 好，隨他去……可恥……讓羣獸來救我們……

公牛 對了……我來看看……只須用角一下……

母牛和閹牛 拿住他的尾巴，拉他回來！你做什麼……別做傻子罷……這不是好事情啊……

……沒有好收場的……吃虧的是我們……你隨他去……這是野獸的事情……

公牛 不，不，這是我的事情……等着瞧罷……聽着，拉住我，不然就要有不測的事情出來了！

貼 (對彌貼兒，她正發出一種尖利呼聲) 別怕……站在我的後面去……我有刀……

牡雞 他很有點膽氣，這小東西……

貼 這麼看來，你們都有了決心了。原來你們都爲的是我……

驢 怎麼，自然啊，我的小人兒，你看了這許多時候，也總該看出來了……

豬 你可以做做禱告；你的最後的時間到了……可是別擋住那個小女孩兒……我要眼睛看飽了她……我將來要先吃她……

貼 我什麼得罪你們了……

綿羊 並沒有什麼，我的小人兒……吃了我的小弟，我的兩個姊妹，我的三個叔叔，我的姑母，我的祖父和我的祖母……候着，候着，等你倒下來的時候，你將見我也是有牙齒的……

驢 我有蹄……

馬 (昂昂然的蹬着地) 你看罷，你看罷……你情願我用牙齒來撕碎你，或一脚踢倒你呢……

(他大搖大擺向貼貼兒那邊走去，貼貼兒舉刀相向，馬驟驚，轉身奔去) 啊，不……那不公道……那是違背規則的……他是防備着自己的……

牡雞 (欽佩之情，不禁流露) 我不管，這小東西真有勇氣……

豬 (對熊和狼) 我們大家一起衝上去……我在後面幫助你們，把那小女孩子我們來分了

吃……

狼 你們在前面混住他們……我來繞到他的背後去……

(他繞倒貼貼兒背後，從背後攻他，把他打倒。)

貼 你這野獸……(他拔起身來，單膝跪着，揮動他的小刀，遮護着他的高聲苦叫的小妹妹，羣

獸和羣樹見他半敗，都上前來打他，貼貼兒發狂似的喊相救。)幫助……幫助……貼羅貼羅

……貓在那裏貼羅貼羅……貼羅……來啊來啊

貓 (假作殷勤，遠遠的站着。)我不能來啊……我把我的掌給挫傷了……

貼 (擋住打擊，盡力保護着自己。)幫助……貼羅貼羅……我支持不住了……他們幫手太

多啊……熊啊豬啊驃啊驢啊杉樹啊榆樹啊……貼羅貼羅貼羅……

(狗拖着已斷的網帶，從橡樹的後身跳出，向羣樹和羣獸中間擠開一條路，趕到貼貼兒前

面，拚命替他迴護。)

狗 (開口亂咬)這裏這裏，我的小神道……別怕我來對付他們了……我曉得怎樣用我的牙

齒……這裏有一個牙齒送給你，熊，送到你那肥的腿裏去……還有誰要的？……這一個給豬，這一個給馬，這一個給公牛的尾巴……那裏，我撕開櫟樹的袴和橡樹的小褂……杉樹裂開一條縫了……呀，多熱鬧的工作……

貼（被打勝了）我毀了柏樹在我頭上很很的打了一下了……

狗 嗥……那是柳樹……他碎了我的掌了……

貼 他們都回來了，他們大家一齊向我們攻打來了……這一次，這是狼

狗 等我送他一個

狼 傻子……我們的兄弟……他的父親淹死過小的七隻小狗……

狗 很對……是一件好事情……這因為他們很像你們……

一切樹和獸 叛教的……蠢人……賣國賊……犯人……笨物……猶大……丟開他罷……

他是死的人了……到我們這邊來吧……

狗（滿腔熱烈的樣子）決不決不……我單獨來對付你們大家……決不決不……我必盡忠

於神，盡於最好的最大的……（對貼兒）留神，熊來了……當心公牛……我跳到他的咽喉上去，嗥……是一脚……驢折斷我的兩個牙齒了……

貼 我毀了，貼羅……啊……榆樹打我一下……瞧，我的手流血了……那一定是狼，不然就是豬……

狗 等着，我的小神道……讓我來親親你……來好好的紙你一下……這一紙於你一定有些好處……躲在我的背後……他們不敢再來了……是的，可是……他們又回來了……這一回可厲害了……你須要站得穩……

貼 （倒在地上）不，我支持不住了……

狗 （聽着）他們來了……我聽見了，我聞着了……

貼 那裏……誰……

狗 那邊那邊……是光……他尋着我們了……得救了，我的小皇帝……親親我的嘴……我們得救了……瞧……他們都驚慌了……他們退下去了……

貼 光！光！快來……趕快……他們反了……他們大家都反對我們……

(光入，她剛進時，林上曙光隨起，漸透光明)

光 這是怎麼一回事？……遇見什麼了？……可是，可憐的孩子，怎麼你不曉得？……旋轉金剛石

啊！……這麼一來，他們就會回復沉默和黑暗的狀態了；你也不會覺着他們那些潛伏的情感了……

(貼貼兒旋轉金剛石。登時一切樹的靈魂都奔回樹身，樹身隨即關閉，羣獸的靈魂也都隱跡；但見一頭和平的母牛和一頭羊，在一段路外吃草。樹林依然寧靜。貼貼兒四顧驚惶。)

貼 他們都到那裏去了？……是怎麼一回事？……他們發瘋了嗎？……

光 不，他們向來是如此的；只是我們不曉得。因為我們看不見……我早告訴你了；我不在那裏的時候，去攪醒他們是危險的……

貼 (擦着小刀) 哦，要不虧得狗和我這小刀啊！……我真不信他們是這般兇惡的……

光 你該曉得人在這世界上是很孤立的……

狗 你傷得很厲害嗎，我的小神道……

貼 沒有什麼厲害……至於彌貼兒，他們並沒有碰着她……可是你，我的好貼羅……你的嘴滿是血了，你的掌也破了……

狗 這算不得什麼……到明天就沒有傷痕了……可是此番的戰爭，確是一場惡戰……

貓 (跛行着，從一密林背後出現) 可不是嗎……我也這麼想……闍牛拿角在我的胸膛上衝了一下……雖然看不出傷痕，却是非常之痛……橡樹又把我的掌給弄破了……

狗 我要看看是那一個掌……

彌 (撫摩着貓) 可憐的貼羅，真的嗎……你在什麼地方……我不會看見你……

貓 (偽君子模樣) 好姑娘，我們攻擊那可憎的豬的時候，我是第一個受傷的，那豬他要吃你……以後便是橡樹很很的打我一下，打得我知覺都失了……

狗 (對貓，齧着牙齒) 你啊！我馬上有句話要對你說……決不失信……

貓 (對彌貼兒，做出可憐的樣子) 好姑娘，欺侮我……他要害我……

彌 (對狗) 你讓他去, 你幹麼你這醜東西……

(齊出)

第四幕

第一場 幕前

幕上作美麗雲彩。

貼貼兒, 彌貼兒, 光, 狗, 貓, 麵包, 火, 糖, 水, 乳同上。

光 我相信這一回總可得着青鳥了, 我本該早想到這裏的, 只是這個意思及至今天早晨, 我在曙光裏回復氣力的時候, 才像天上一縷光線一般到我心上來……我們如今是在一座魔宮的門口, 這裏面有一切人類的快樂和一切人類的幸福, 聚集一起, 都由命運掌管着。

貼 他們很多嗎?……我們可以有些嗎?……他們是小的嗎?……

光 有些是小的, 有些是大的; 也有粗的, 也有精的; 有的很美麗, 有的却不甚好看……但是那些極醜的却已被驅逐園外, 跟愁苦去安身了。我們不可忘記愁苦就住在隔壁的洞裏, 這洞和

幸福之園可以相通中間只有一種煙霧或一層綉幕隔着，每有風從公道的高處或悠久深處刮來時，此幕便要掀起……我們如今應該大家團結起來，留心防備。因為一般的快樂，雖則都是很好的，內中却也有些比最大的愁苦還要陰險呢。

麵包 我有一個主意：他們若果是危險而且陰險的，那末我們在門外等着，等孩子們逃的時候，我們也可以助他一手，不好嗎……

狗 這個不好！這個不好！我的主意是什麼地方都跟我的小神道去！誰怕的讓他們在門口等着：我們用不着（看麵包）懦夫，也用不着（看貓）賣國賊……

火 我是要去的……我聽說他們很好玩……他們一徑跳舞……

麵包 他們也有什麼吃的嗎？

水（嗚咽）我是連最小的幸福都從來沒有見過……我終得要見識見識……

光 你們都不要作聲：誰要你們發表意見……我所決定的是：狗，麵包，糖，跟孩子們去。水在外面站着，因為她太寒冷，火太暴躁，也不要進去。我又極力主張乳在門口等，因為他太容易動感情，

貓呢，他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貓 我將湊這個機會到隔壁去看看我相熟的幾個重要的愁苦……

貼 那末你呢，光？你來嗎？

光 我不能像這樣子走進快樂當中去：他們大半都受不了。可是我有一條厚霧在這裏，是我去看快樂的人時用來圍身子的。（她展開一條長霧，很仔細的把自己的身子圍在裏面。）我決不能叫一條光線去驚擾他們，因為有許多幸福是害怕的，是不快樂的……你看……像這個樣子，就是那些最醜的最粗的都沒有什麼可怕了……

（幕開，現出第二場。）

第二場——幸福之宮

雲彩的幕開時，臺上便是宮的前部，作一大堂模樣，是大理石的高柱構成的，柱間掛着沉重的紫色布，繫以金色繩，把後部完全遮斷。看那建築，使我們想起維尼斯意大利或弗蘭特古國。
爲尼瑞蘭及比，
 法諸國之地。文藝復興時代極侈靡期的體制，和維羅內綏Veronese, 意大利或魯奔Rubens, 弗蘭特畫家, 1528-1708。

家·1871
—1840。

圖畫中畫的一般，有花環，有角，有流蘇，花瓶，雕像，金漆，在各方面很修飾的分配着。中間擺着一張極大驚人的桌子，是碧玉做的，銀子鍍的，桌上擺列着燭臺，酒杯，金銀盤碟，珍奇食品。桌子的周圍坐着地球上極大的侈奢，有吃的，有喝的，叫的，唱的，有大搖大幌的，有伏着安息的，有在獸肉，菓子，和翻倒的酒瓶堆裏打睡的。這班人個個身肥面赤，相貌非常，穿的是絲絨錦緞，戴的是珠寶黃金。美麗的女侍不絕的托着花盤，獻上氣噴噴的好酒。一面奏着喧鬧的俗樂，衆聲雜起，而金聲獨盛。臺上瀾漫着一種緋紅沉重的光彩。

(貼貼兒，彌貼兒，狗，麵包，糖，都現出有些畏懼的樣子，在前部右方圍繞着光。貓一聲不發，走到右部後方，掀開一層黑幕便隱去了。)

貼 那些肥胖的先生們，這般取樂：有這許多好東西吃的，都是誰？

光 他們是地球上最大的奢侈，可以用肉眼看得見的。青鳥也許暫時迷路到他們中間來，雖不一定靠得住，却也作興有的事。所以你須暫時不要旋轉金剛石。我們爲禮貌起見，可以從這一部分尋起。

貼 我們可以到他們那裏去嗎？

光 那一定可以的。他們的脾氣倒並不壞，雖則尋常都是失教的，很鄙俗的。

彌 他們有多美麗的餅呵！

狗 還有這般的野味！還有臘腸！還有小羊的腿，小牛的肝……世界上最好的最可愛的莫過於

肝了……

麵包 只除開細白麵做的四磅麵包！他們也有極美的麵包！那多可愛！那多可愛……

糖 請諸位原諒，請諸位原諒，請諸位一千個原諒……我本不願意叫諸位心裏不痛快；可是諸

位當不致忘記了糖菓罷？諸位當曉得桌子上的光榮是全靠糖菓維持的，而且不但如此，我可

以老實說，這大堂裏的一切東西，那一件也比不上糖菓的莊嚴燦爛罷？也許別處什麼地方的

東西都比不上他罷……

貼 他們的樣子多高興多快樂呵……他們嚷起來了……笑了……唱了……我相信他們看

見我們了……（一打的大奢侈已從桌子旁邊站起，肚子捧在手裏，很費力的向孩子們這邊

走來)

光 不要怕，他們是很客氣的……也許還要邀你們去吃飯……不要承受他，什麼東西都不可承受。一承受了，你就要忘記你們的使命了……

貼 什麼連一個小餅都不能要嗎？看那些餅這樣好，這樣新鮮，這樣的糖舖着，蜜糖菓兒黏着，奶酪兒塞飽着……

光 那是危險的，那會破壞你的志願，一個人應該曉得爲他要盡的職務有所犧牲，客客氣氣的拒絕他，可是主意要拿得穩。

奢侈中最大的一個 (伸手與貼貼兒) 你好呀，貼貼兒……

貼 (詫異) 怎麼，你認得我嗎？……你是誰……

奢侈 我是奢侈中最大的一個，便是爲富的奢侈；我今代表我的兄弟們來請你和你的家屬光臨我們的不休的筵席，你將看見你的四周盡是地球上真實而巨大的奢侈中的最好的。讓我來介紹幾位重要的給你。這是我的女婿，做地主的奢侈，他有一個肚子，形狀像個梨子。這是滿

足虛榮心的奢侈，他有這樣一張美而胖的臉（滿足虛榮心的奢侈給他一個表示恩意的點首）。那兩位是不渴而飲的奢侈和不飢而食的奢侈：他們是學生兄弟，他們的腿是空心麵做的。（兩奢侈顫巍巍的鞠了一躬。）這裏是無所知的奢侈，他費得像一根柱子一般，和無所曉的奢侈，他瞎得像蝙蝠一般。這裏是無所爲的奢侈和不須睡而睡的奢侈：他們手是麵包屑做的，眼是梨子汁做的。末了，這裏還有個笑胖子。他的嘴縫從這邊的耳朵一直牽到那邊的耳朵，而且他是難以抵抗的。（笑胖子捧着腰扭扭捏捏的鞠了一躬。）

貼（指着站立一邊的一個奢侈）還有那個不敢到我們這裏來只拿背向着我們的，是誰呢？

爲富的奢侈 不要問他：他有些兒尷尬，不宜介紹給孩兒們的……（拉着貼貼兒的手）來罷！他們重新開席了……從早晨到現在，這是第十二次了。我們單等着你的……你聽見那些鬧酒的都在喊你們了嗎……他們我不能給你一一介紹，他們人太多了……（伸臂與兩小孩）讓我來領你們到兩個體面的座兒上去……

貼 不，多謝你，奢侈先生……對不起得很……我暫時不能來……我們很忙，我們是在這裏找尋青鳥的。我想你未必曉得他藏在什麼地方罷……

奢侈 青鳥……等一等……是的，我記起來了……那一天曾經有個人跟我談起他過……我相信這鳥是不好吃的……無論如何，他總從來不會上過我們的臺面……這就表示我們是並不看重他的……可是這個不要緊，我們比他好的東西多着呢……你應該也嘗嘗我們的生活的滋味，見見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

貼 你們做的什麼事？

奢侈 怎麼，我們一逕從事於無所事事……我們一刻兒都沒有休息……我們又要喝，又要吃，又要睡覺。這就够麻煩的了……

貼 這樣樂嗎？

奢侈 怎麼，是然啊……這不能不樂；這個地球上的事情，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呢……

光 你這樣想嗎……

奢侈（指光，走過一旁對貼貼兒）那個無禮的少年是誰……

（這一席話的當兒，已有一羣二等的奢侈忙着應酬狗，糖和麵包，把他們拖到席上去。此時貼貼兒驟然看見他們和主人很親熱的坐在桌旁，手舞足蹈的在那裏吃喝起來了。）

貼 怎麼的，你瞧，光……他們坐在桌上了……

光 叫他們回來，不然就沒有好收場了……

貼 貼羅……這裏，貼羅……趕快到這裏來，可以嗎……聽見嗎……你們也來，糖跟麵包，誰叫

你們離開我的……你們沒有得我的應許，到那裏做什麼的……

麵包（滿口塞着東西）你的嘴難道不會說客氣話的嗎……

貼 怎麼……麵包敢這樣無禮嗎……怎麼，你遇見什麼了……你，貼羅……你是這樣服從法

的嗎……好，到這裏來，替我跪下，跪下……你要眼睛放亮些……

狗（在桌子的一端喃喃自語）我吃東西的時候，我是誰也不招呼的，什麼都聽不見的……

糖（蜜甜的嘴兒）饒恕我們罷，我們對於這樣的好主人，大概不能突然的撇開便走罷，恐怕要

得罪他們罷……

奢侈 你瞧……他們已替你們做榜樣了……來罷，我們等着你們呢……我們很不願意聽人家拒絕……我們將要用一種軟和的強硬手段了……來，奢侈們，大家來幫幫我的忙……我們來把他們硬推到桌子上去，那末他們就得樂了……（衆奢侈歡呼踴躍的跳向前來，拖住兩孩子，兩孩子極力掙拒，一面笑胖子盡力的抱住光的腰。）

光 旋轉金剛石，到時候了……

（貼貼兒依從光的命令。登時臺上燃着一種說不出純粹的，神妙的，玫瑰香色的，和煦縹緲的光明。前部那些重笨的裝飾和厚重的紅色幔幕，登時解開，不知去向，現出一座廣大壯麗的廳堂來。這廳堂彷彿是個大禮拜堂模樣，崇高清淨，幾乎四面透明，內中充滿了一種懽愉和清朗的氣象；往裏看時，只見層層疊疊的沒有盡處，有無數細長清澈的柱子支着；看那建

築，頗像巴勒丟式

十六世紀意大利建築家 Paladio 所創

禮拜堂的體制，也很像烏費齊

Uffizi 未詳

畫室裏迦巴西阿

Carpaccio 意大利

畫家 1450—1522

畫的那「處女顯身圖」此時那吃酒的桌子已經融化得不着了一絲痕跡；絲絨，

錦緞，以及奢侈的花圈，被由外吹入一陣明亮的狂風刮着，都高高的飛起，片片的裂開，紛紛的落地，還有許多露齒而笑的假面具，也跟着紛紛破碎，落在那些驚皇失措的縱酒者的腳跟。那班縱酒行樂的，此時好像破裂了的氣泡一般，看他們一點一點的萎縮下去，大家面面相覷，眼睛又受不了那種奇光的刺戟，只不住的瞅着；及到後來，各人才看見自己的真相，原來個個赤身露體，醜態逼人，癱疲軟弱，神情淒楚，於是大家覺得慚愧失望，齊聲發出了一陣狂呼，內中尤以笑胖子的聲音最聽得明白。此時惟有無所曉的奢侈兀自夷然不動，其餘的都四處狂奔，想找個黑暗的角兒去藏身去，無奈這個光芒四射的廳堂早已不留一絲陰地。於是大多數的奢侈便都決計穿過右方角裏和愁苦之洞相隔的那層可怕的黑幕。每一個掀開黑幕的一角過去時，便聽得一陣伐誓和咒咀的聲音從愁苦之洞的深處發出。此時狗麵包和糖都垂頭喪氣的仍來加入兩個孩子的團體，躲在他們的後邊，現出很慚愧樣子。

貼

（眼看衆奢侈一個個的逃走）好啊！他們多醜啊……他們到那裏去了……

光

我相信他們真是失了神了……他們是到愁苦那裏去安身的，我恐怕他們從此一輩子也

離不了那裏了……

貼 (驚惶四顧) 啊，好一座美麗的廳堂啊，好一座美麗的廳堂啊……我們是在什麼地方呢？

光 我們並沒有動，只是你的眼睛看做兩樣的……我們如今看見的是事物的真理；我們馬上可以看見那些經得起金剛石光明的快樂的靈魂了。

貼 啊，多美……多可愛的天氣……恰似中夏的時光……哈哈！彷彿有人要來和我們談話的樣子……

(大廳中漸漸充滿了天使的形像，彷彿方從久夢醒覺而來，在廊柱間雍雍然的游漾。他們都披着晶晶閃耀的衣裳，映着柔和隱約的光色，宛如玫瑰之乍醒，水之微笑，琥珀之露，破曉之青蒼。)

光 這裏來了幾個可愛可珍的快樂，將爲我們指導……

貼 你認得他們嗎……

光 是的，我個個都認得他；我常到他們那裏去，他們却並不曉得我是誰……

貼 啊，他們有那么多多少少啊……他們從各方面圍攏來了……

光 從前還要多得多呢。奢侈害得他們不小。

貼 不要緊，還有這麼大少數留着呢……

光 等這金剛石的勢力波及各廳時，你還可以看見許多別的……地球上的幸福決不止人所料想的這個數目，還要多得多；不過大多數的人沒有發見他們……

貼 這裏有幾個小的：讓我們跑去迎接他們……

光 這個無須那些關心我們的都會打這邊經過。其餘的我們沒有工夫去認識他了……

（一羣小幸福跳躍着笑着，從廳的背後跑出來，做一個圈兒圍着兩孩子跳舞。）

貼 多美啊，他們多美啊……他們從什麼地方來的，他們是誰……

光 他們是兒童的幸福……

貼 可以跟他們說話嗎？

光 這個沒有用處，他們只唱歌，跳舞，都還不會說話……

貼（跳躍着）你看呀？你看呀？……啊，看那胖的一個在笑呢！……他們有多美的外套啊！……他們這裏都是有錢的嗎？……

光 怎麼，這裏，也跟別處一樣，窮的比富的多得多……

貼 那些窮的在那裏呢？……

光 你不能分別他們……凡是兒童的幸福總是拿天地間一切極美的東西裝飾的。

貼（情不自禁）我要跟他們跳舞了……

光 這個絕對不可能，我們沒有工夫了……我已經看出來他們這裏並沒有青鳥……而且他們自己也很忙：你看，他們已經過去了……他們也沒有工夫可以浪費，因為兒童的時代是很短的……

（另外一羣幸福，比前頭一批略微高些，奔入廳來，放出絕頂的聲音唱道，『他們在那裏！他們在那裏！他們看見我們了！他們看見我們了！』唱着，環繞兩孩子跳舞起來，跳舞完了，內中便有一個彷彿是首領的，伸着手走到貼貼兒面前。）

幸福 你好呀，貼貼兒……

貼 又有一個認識我的了……（對光）我是到處有人認識的了……（對幸福）你是誰……

幸福 你不認得我嗎？……我可以賭你在這裏一個都認不得！

貼 （有些厭了）怎麼不……我不認得……我想不起跟誰見過面……

幸福 聽罷，你們聽見嗎？……我早就曉得了……他從來沒有見過我們（其他的幸福都笑了

起來。怎麼，我的好貼貼兒，我們正是你所認識的……我們一向是在你四周圍的……我們

跟你吃，跟你喝，跟你睡覺，跟你呼吸，跟你生活！

貼 哦，是了，一點不錯，我知道了，我記起來了……可是我要曉得你們的名字叫什麼……

幸福 我曉得你什麼都不知道……我是你家庭幸福中主要的一個；那些也都是你家庭裏的

其他的幸福……

貼 這麼說來，我的家庭裏竟有幸福了？（一切的幸福都笑了起來。）

幸福 你們聽呀……他家裏竟有幸福了……怎麼，你這怪可憐的小人兒，你家裏無論那個角

裏那條縫裏都是塞滿幸福的……我們笑，我們唱歌，我們產生快樂，分量足以推倒你的牆壁，掀翻你的屋頂；可是我們無論怎樣做，你也看不見什麼，聽不見什麼……我希望將來你可以多明白些……如今你且和我們當中比較著名的幾個來握握手……將來你回家之後也很容易認識他們，並且遇着天氣好的日子，到日終時候，你也好曉得怎樣的引起他們微笑，怎樣的用好說話去感謝他們，因為凡是他們的力量辦得到的，他們總無不盡力做去，使你們生活舒服愉快……讓我先來介紹我自己：我是服侍你的健康之幸福……我雖不算最美，却最重
要，下次你可以認得我了嗎……這一個是潔淨空氣之幸福，他差不多是透明的……這裏是愛親之幸福，他是穿灰色衣裳的，而且因為沒有人看他，所以一徑的帶着些兒悲哀……這幾個一個是藍天之幸福，他當然是穿藍的，一個是樹林之幸福，你每到窗前便看見他的……這裏還有個日照時間之幸福，他是金剛石顏色的，還有這一位是春之幸福，他是漂亮的翡翠色的……

貼 你們每天是這樣漂亮的嗎？

健康的幸福，怎麼不是呢？只要人睜開眼睛，那就無論誰家，無論何日都是禮拜天了……再說，夜晚來的時候，那就有這一位日落之幸福，他是比世界上一切帝王都還偉大，他後面跟着的便是觀星上之幸福，他是金身的，和古時的神一般……再當天氣作變的時候，那末就有雨的幸福，他是滿身穿着珠的，還有冬火的幸福，他是為凍僵的手張開美麗的紫大衣的，我還不會提及我們當中最好的一個咧，因為他差不多是你剛纔看見那些透明的大快樂的一個兄弟；他的名字叫做純潔思想之幸福，他是我們當中最漂亮的……這裏還有……可是他們真太多了！……我們一輩子也說不完；我該先給大快樂們去送一個信，他們就在後邊，天門附近，還不曾聽見你們到這裏咧……我要差露中赤脚跑之幸福去了，他是我們當中最靈動的……

（對露中赤脚跑之幸福，他一聽呼喚便跳躍前來。）你去罷！

光 （對貼貼兒）趁這個當兒你可以問問青島看。也許正是你家庭裏的主要幸福曉得他的下落……

貼 他在那裏……

幸福 他竟不曉得青鳥在那裏咧……（一切家庭的幸福都笑了起來）

貼（惱了）不啊，我是不曉得……這也沒有什麼好笑……（又是一陣笑）

幸福 來罷，不要懊惱……我們不要鬧玩兒罷……他是不知道好罷，你們希望什麼他並不比大多數的人荒謬些……可是小露中赤脚跑的快樂已經告訴大快樂們，他們都向我們這邊來了……

（高而美麗的，天使般的形像，穿着亮晶晶的衣服，緩緩前來）

貼 他們多美……他們爲什麼不笑……他們不快樂嗎？

光 人不必笑時纔算真快樂……

貼 他們是誰……

幸福 他們是大快樂……

貼 你曉得他們的名字嗎……

幸福 當然的；我們時常和他們玩兒……這裏，第一個，居其餘的之先的，是公道的快樂，每當不

公道的事情得以賠補的時候她就微笑。可是我年紀還輕：從不會見她微笑過。在她後面的是爲善的快樂，她是最快樂的，也是最悲哀的；很不容易阻她到愁苦那裏去，她很喜歡去安慰愁苦；因爲，她若是離開我們，我們就差不多要和愁苦一樣的愁苦。在右邊的是名譽的快樂，在思想的快樂隔壁。在她後面的是了解的快樂，她一徑在這裏尋她的兄弟，無所曉之矣。……

貼 可是我見過她的兄弟了！……他和大眷們到愁苦那裏去了……

幸福 我已早知如此……他實在不長進；結交壞朋友把他完全給弄壞了……可是不要對他姊姊說。她要去尋他的，那我們就失了一個美麗的快樂了……這裏，在大快樂們當中，是審美的快樂，她每天增加幾條光線到流布拉我們中間的光裏來……

貼 還有那裏，遠遠的，遠遠的，在那金色雲中，我點脚尖兒站着都還不大看得見的那個呢……

幸福 那是愛的快樂……可是，不論你怎麼樣看，你究竟太小些，不會看得見她的……

貼 還有那邊，一直在後面，那些面上羈着不肯走近來的呢……

幸福 那些快樂，人還不會曉得……

貼 其他的那些要跟我們怎麼樣……他們爲什麼都站開去……

幸福 因爲有個新快樂要來了，她許是我們這裏最純粹的一個……

貼 這是誰……

幸福 你還不會認識她嗎……可是再仔細看她一看，張開你的眼睛，往你的靈魂的頂頂心裏

看下去……她看見你了，她看見你了……她張着臂跑到你這裏來了……這是你的母親的快樂，這就是無比的母性的愛的快樂……

（其他的快樂，從各方面跑來，對母性的愛的快樂喝彩歡迎，喝彩住了，又都從她面前默默的退去。）

母性的愛的快樂 貼貼兒！彌貼兒！……怎麼，我在這裏找着你們嗎……我萬料不到如此……

我在家裏很寂寞；你們兩個正在這裏爬上一切母親的靈魂都照着快樂的天呢！……可是先得親嘴，多多的親嘴……到我的懷裏來，你們兩個，地球上沒有比這個再快樂的了……貼貼兒，你不笑嗎……你也不笑，彌貼兒……你們看見你們的母性的愛，不認識嗎……怎麼，眼

睛看我這不是我的眼睛，我的嘴唇，我的臂膊嗎？……

貼 是的，是的，我認得他們了，可是我以前不曾曉得……你很像嬖嬖，可是比她美麗得多……母性的愛 怎麼，當然的，我已經是不往下再老的了……而且每天給我新鮮的力氣和少年和
幸福……你們每微笑一次，我的年紀便減輕一歲……在家裏的時候，這種情形是看不出的，可是在這裏，什麼東西都看得見，這是真相……

貼 （現出驚異的樣子，眼睛釘住她看，接連的跟她親嘴）你那美麗的衣服：這是什麼東西做的？……綢的呢，銀的呢，還是珠子的呢……

母性的愛 不，這是「親嘴」，「熨貼」和「親愛的顧盼」做成的……你每和我親一個嘴就在這上面增加一條月亮或太陽的光線……

貼 這多好玩我從來想不到你是這樣富的……這衣服你一向藏在那裏的……是在爹爹管着鑰匙的那個碗碟櫥裏嗎……

母性的愛 不，不我一徑穿着他的，可是人家看不見，因人當眼睛閉着的時候什麼都看不見的，

……凡是做母親的，當她們愛着兒女的時候，誰都是富的……母親沒有窮的，沒有醜的，沒有老的。她們的愛向來是快樂中最美麗的……而且，當她們似乎極其悲哀的時候，只須得人家親一個嘴，或給人家親一個嘴，就會把眼淚在眼的深處都變做星……

貼（驚異的看着她）怎麼的，可不是嗎？真的，你的眼睛充滿着星……而且他們確是你的眼睛，只是美麗得多……這個也確是你的手，上面有個小小的戒子……並且你那天晚上點燈燙傷的焦影也在上面……可是白得多了，而且這皮膚多細啊！似乎是透光的樣子……你這手，他不像在家裏的時候要做事情了嗎……

母性的愛 怎麼，怎麼不要做了，這是沒有絲毫不同的，你難道不曾看見過這手撫摩你的時候，也跟現在一樣很白而且充滿光亮的嗎……

貼 這是奇了，嬾嬾：連你的聲音都是一樣的，不過你說話比在家裏好聽得多了……母性的愛 在家裏做的事情太多，沒有功夫……可是沒有說出來的話也是一樣的……現在你已經見過我了，明天你回到茅房的時候，我依然穿着破衣裳，你會認得我嗎……

貼 我不願意回去……你既然在這裏，我也願意住着，你住多少時候，我也住多少時候……

母性的愛 可是這完全一樣的；我是下面的，我們都是下面的……你到這上面來，只不過爲要認識認識，爲要學習學習你在下面看見我的時候應該怎樣的看我，只有這一次，再沒有第二回的……你懂嗎，貼貼兒，乖乖的……你相信你自己是在天上，其實你和我互相親嘴的地方無論那裏便都是天……母親沒有兩個；你也再沒有別個母親……凡是孩子都只有一個母親；而且這個母親必定是那一個，必定永遠是極美麗的；可是你須得認識她，須曉得怎樣看她……只是你是怎樣得上這裏來的，這條路是人初到地球上來的時候便想找尋的，你是怎樣得尋着的……

貼 (指光，光很小心向一邊略避) 她帶我來的……

母性的愛 她是誰……

貼 光……

母性的愛 我從不會見過她……我聽說她很歡喜你們兩個，而且待你們很好……可是她爲

什麼躲起來……她從不曾露面嗎……

貼 哦，她是要露面的，不過他恐怕快樂們看得她太清楚，許要受驚嚇……

母性的愛 但是她不曉得我們單等着她呢！（喚其他的大快樂）來，來，姊妹們！快來，你們大家！
光終於來看我們了……

（大快樂當中起了一陣騷動，大家圍攏來，喚着『光在這裏……光光……』）

了解的快樂 （將其餘的快樂擠開，上前擁光）你是光，我們不會曉得啊……我們等你不知多少年了……你認識我嗎……我是了解的快樂，尋你許久了……我們很快樂，可是我們所見的不能出於我們的本身以外……

公道的快樂 （接着擁抱光）你認識我嗎……我是公道的快樂，找你這麼許久了……我們很快樂，可是我們所見的不能出於我們的影子以外……

審美的快樂 （也擁抱光）你認得我嗎……我是審美的快樂，是很愛你的……我們很快樂，可是我們所見的不能出於我們的夢以外……

了解的快樂 姊姊，來罷，別叫我們再等了……我們已經很強壯了……我們已經很純粹了……
：把這些幕罩掀開罷，因為他們依然把最後的真理和最後的幸福藏蓋着，使我們不得見……
：你看，我的一切姊妹們都跪在你的腳跟了……你是我們的女王，你是我們的報酬……

光 （把幕罩拉得更緊）姊妹們，我的美麗的姊妹們，我是服從我的主人……這時間還不會到，也許將來有一天要到，那時我將無畏懼的無遮蓋的再回來……再見罷，起來，我們再來親一

回嘴，像是久別重逢的姊妹，且等着不久將出現的那一日……

母性的愛 （擁着光）你待我那兩個可憐的小子非常之好……

光 我對於那些互相親愛的人，將來總都待他好……

了解的快樂 （走上光的面前）這最後一個嘴請在我的額上親罷……

（他們交換了一個長時間的親嘴，當她們分開來抬起頭來的時候，各人眼中都含着眼淚）
貼 （驚異）你爲什麼哭……（看其他的快樂）我說，你們也哭了……可是你們的眼中爲什麼

都有眼淚……

光 不要做聲，親愛的……

第五幕

第一場——幕

(貼貼兒，彌貼兒，光，狗，貓，麵包，火，糖，水，乳，齊上。)

光 我接着仙女白黎倫的信，說青鳥也許在這裏。

貼 那裏……

光 這裏，牆背後的墳地裏……似乎墳地裏有個死人把他藏在他的墳墓裏……我們須得先查出是那一個墳墓……我們得一路檢查過去……

貼 檢查……這怎麼檢查法……

光 這個很簡單：夜半的時候，那時你不致於過分的騷擾他們，你可以轉動金剛石，我們便可以看見他們從地下出來，那些不出來的，也可以看見他們躺在墳墓裏……

貼 他們不會動怒嗎……

光 絕不動怒；並且也不會覺得……他們原不喜歡被人打攪，可是，他們的習慣，到半夜裏反正是要出來的，所以並不叫他們不方便……

貼 怎麼的，麵包，糖，和乳，面色爲什麼白得這般模樣，而且爲什麼一句不開口……

乳 (搖搖欲倒的樣子) 我覺得我要變……

光 (走過一旁對貼貼兒) 不要管他們……他們怕死人啊……

火 (跳躍着) 我是不怕他們的……我是燒慣他們的……從前的時候，誰都要經我燒；那時比現在有趣得多……

貼 還有貼羅爲什麼也在打戰……他也害怕嗎……

狗 我……我並不打戰……我是向來不害怕的；可是你們若是走開，我也跟你們走開……

貼 貓沒有什麼說嗎……

貓 (神秘的樣子) 我知道什麼是什麼……

貼 (對光) 你跟我們來嗎……

光 不！最好我跟動物和動物們在墳地門口等……恐怕他們有些要受驚過度還有些恐怕要鬧出亂子來……尤其是火，他還想像從前的時候去燒死人，不曉得這種事情如今已是不行了……我的意思叫你單跟彌貼兒在這裏……

貼 貼羅不可以跟我們在這裏嗎……

狗 是的，是的，我將留着；我將留在這裏……我要跟我的小神道在一起……

光 這個辦不到……仙女有過正式命令的；而且這裏並沒有什麼可怕，用不着你……

狗 好罷，好罷，這也一樣。他們若是兇惡的，我的小神道，你只須怎麼一來……（吹哨）你就看見，

……跟在樹林裏一個樣兒！嗶嗶！

光 來罷，再見，好孩子……我離開這裏不遠……（和兩孩子親嘴）凡是愛我的和我所愛的常

常都可以遇見我……（對動物和動物）這邊走，你們大家……

（她跟動物和動物出去。兩孩子單獨留在臺的中間。幕開，現出第二場。）

第二場——墳地

(是晚上月亮照在一個鄉下的墳地上，許多墓石，出草的土墩，木頭的十字架，石版等。貼貼兒和彌貼兒站在一根矮石柱的旁邊。)

彌 我害怕……

貼 (也不大很自然)我是從來不害怕的……

彌 我說，死人是凶惡的嗎……

貼 怎麼，他們是不活的啊……

彌 你會看見過死人嗎……

貼 是的，有一回，好久了，我年紀很小的時候……

彌 他像什麼樣兒的……

貼 很白，很靜，很冷，且不說話……

彌 我們要去看他們嗎，你說……

貼 怎麼，自然，光這麼說的……

彌 他們在那裏……

貼 這裏，草的底下，或者是那些大石的底下……

彌 他們一年到頭在那裏嗎……

貼 是的。

彌 (指石版) 那些是他們家的門口嗎……

貼 是的。

彌 他們天晴的時候出來嗎……

貼 他們只有夜裏能出來……

彌 爲什麼……

貼 因爲他們是穿着襯衫的……

彌 他們下雨時也出來嗎……

貼 下雨時，他們登在家裏……

彌 他們的家裏好嗎，你說……

貼 聽說是很閉塞的……

彌 他們有小孩子嗎……

貼 怎麼是的；那些死的孩子都在他們那裏……

彌 他們靠什麼生活的……

貼 他們吃樹根……

彌 我們可以看見他們嗎……

貼 自然；我轉動金剛石時，我們什麼都看見。

彌 他們將說什麼……

貼 他們不說什麼，因為他們不說話……

彌 他們爲什麼不說話……

貼 因爲他們無可說……

彌 他們爲什麼無可說……

貼 你真麻煩……

(稍停)

彌 你什麼時候轉動金剛石?

貼 你聽見光說過我得等到半夜，因爲那時可以少些攪擾他們……

彌 爲什麼那時可以少些攪擾他們……

貼 因爲那是他們出來呼吸空氣的時候……

彌 現在還不到半夜嗎……

貼 你看見禮拜堂的鐘嗎……

彌 是的，我連小針都看得見……

貼 好罷，半夜的鐘正在打了……聽……你聽見嗎……

(鐘打十二下)

彌 我要走了！……

貼 現在不走，……我正要轉動金剛石咧。……

彌 不，不……不要我要走了！……我是這麼害怕，小哥哥……我害怕得很啊！……

貼 可是沒有什麼危險的。……

彌 我不要看見死人！……我不要看見他們！……

貼 好罷，你可以不看見他們；閉上你的眼睛。……

彌 （扯住貼兒的衣裳）貼兒，不，站不住了！……不，我不成了！……他們將要從地下出來了！

……

貼 別像這樣發抖，……他們只不過出來一會兒功夫。……

彌 可是你也發抖了！……他們一定是很可怕的……

貼 到時候了，鐘點要過去了。……

（貼兒轉動金剛石，過去了靜默的，無動靜的，可怖的一分鐘，以後便見十字架慢慢搖動

起來，土墩慢慢的開裂，石版漸漸的升起……)

彌 (伏在貼貼兒身上) 他們出來了……他們在那裏了……(說時，從一切墳墓的裂縫裏慢慢的放出花來，先是脆弱羞却，有如水氣；既而漸呈白色，漸變嬌嫩，漸漸成簇，愈長愈夥，愈呈奇觀。漸漸的蔓延到一切東西上去，把一片墳地化做一種仙境的結婚用的花園，上面透出曉時最初的光線。露水亮晶晶的發着光，花兒放開花萼，風在樹葉裏嗚嗚而鳴，蜜蜂營營作響，鳥兒醒了，將讚頌太陽和生命的第一陣歌聲激盪着空氣。貼貼兒和彌貼兒都驚呆了，眼也花了，手拉着手在花間走了幾步，尋覓着墳墓的蹤跡。)

彌 (看着草裏) 死人在那裏……?

貼 (也看) 沒有死人……

(幕)

第三場——未來之國

(蒼色宮殿的幾座巨柱，是未產生的孩子等着產生的所在。佈着無限的碧玉柱的景緻，支

着青玉的圓頂。此中無論什麼東西，上自空中的光，下自鋪地的青石板，一直到後面和最後一個穹門相接的那幅閃爍不定的背景以至極小的物件，都呈一種非真實的，濃烈的，仙境的青色。惟有柱礎和柱頭，拱心石，幾個座兒和周圍的條櫬，是白大理石或蠟石做的。偏右柱間有乳白色的大門數扇。（這幾扇門就是本幕將完時時間把他推開的）開出去便是實際生活和曙光的埠頭。各處都有一羣穿着青色長衣的孩子，調勻的散滿庭間。有的在玩耍，有的來去散步，其他的或談話或做夢；許多是睡着的，許多在廊柱間做將來發明的事情；他們的工具，他們的器械，和他們正在製造的儀器，以及他們在那裏種的或採的植物，花卉，菓子，都和宮殿中空氣屬於同樣超自然的且光明的青色。還有些身材較高穿着較淡較透明的蒼色衣服的人物，和一些絕頂的沉默的美的人物，在孩兒們中間走動，似乎是天使一般。）

（貼貼兒，彌貼兒和光，從前部左方廊柱間潛行而入。他們這一來引起青色的孩子們中間一種動作，大家由各方面奔跑前來，聯成一組，圍住這幾個不常來的客人，很詫異的瞪眼看他們。）

彌糖、貓和麵包在那裏……

光 他們不能進這裏來；他們若來時，將曉得將來的事，就不肯服從了……

貼 狗呢……

光 也不好叫他知道年歲的途程上什麼在等着他……我已將他們統統都鎖在禮拜堂的地

窖裏了……

貼 我們如今在那裏……

光 我們是在未來之國，在還未產生的小孩子當中，這個區域本不是人所得見的，如今金剛石既然容我們看得這般清楚，我們大概就可以在這裏找着青鳥了……

貼 這鳥一定是青的了，因為這裏樣樣東西是青的……（四周看）天啊，這一切東西多美啊！

光 看那些跑來了……

貼 他們動怒嗎……

光 並不動怒……你看得見的，他們都在微笑，可是他們很詫異了……

青色孩子（愈來愈多）活的孩子……來看這些小的活孩子！……

貼 他們爲什麼叫我們小的活孩子？……

光 因爲他們自己還未會活……

貼 那末，他們在這裏做什麼……

光 他們在這裏等候產生的時間……

貼 產生的時間……

光 是的；凡是地球上產生的孩子都是從這裏去的。他們各人都等着他的日子……凡是父母要孩子的時候，你看見的，右邊那幾扇大門便會開開，孩子就從那裏下去了……

貼 多多少少啊！多多少少啊！……

光 還多着呢……我們還不會統統看見……像這個樣子的大廷一共有三萬座，裏面都充滿着孩子的……你只要想一想，這裏所有的孩子，足夠支持到世界的末日呢……誰也數不出他們有多少……

貼 還有那些高個兒的青色人呢，他們是誰……

光 沒有人的確知道是誰……大家都相信他們是監護人……我又聽說他們將在人類的後面降世……可是我們是不許去問他們的……

貼 爲什麼不許……

光 因爲這是地球的秘密……

貼 其餘的呢，那些小的，可以跟他們說話嗎……

光 那一定的，你該和他們做朋友……你看，那邊那個比其餘的喜歡說話，你過去跟他說說……

貼 跟他說些什麼呢……

光 喜歡說什麼就什麼，跟對你的玩耍的小朋友一樣……

貼 我能跟他握手嗎……

光 自然；他不會傷害你的……可是，別裝出這種勉強的樣子……我要走開去了，讓你們自己好隨意些……而且我也要和高個兒的青色人去說幾句……

貼 (走到青色孩子的面前，伸着他的手) 你好呀……(用指頭摸摸那孩子的青色衣裳) 這是什麼……

青色孩子 (很鄭重的摸摸貼貼兒的帽子) 這個呢……

貼 這個嗎……那是我的帽子……你沒有帽子嗎……

那孩子 沒有這是做什麼用的……

貼 這是拿來說「你好呀」用的……還有下雨的時候和天冷的時候用的……

那孩子 天冷的時候……這是什麼意思……

貼 你像這個樣兒「勃兒」發抖的時候，就叫天冷……還有你在我手裏呵氣和用手臂

這樣做的時候，也叫天冷……(說着兩臂在胸前使勁的交打)

那孩子 地球上面冷嗎……

貼 是的，有些時，冬天，沒有火的時候……

那孩子 爲什麼沒有火……

貼 因爲生火太貴而且要錢買柴的……

那孩子 錢是什麼？

貼 是你買東西用的東西……

那孩子 哦……

貼 有些人有錢，有些人沒有錢……

那孩子 爲什麼沒有錢……

貼 因爲他們不富……你富嗎……你多少年紀了……

那孩子 我不久就要投生了……我將在十二年後投生……投生有趣嗎……

貼 哦，是的……這是極好玩的事情……

孩子 你是怎麼生的……

貼 我記不得了……這事過去很久了……

那孩子 聽說地球和活人都是可愛的！

貼 是的，不壞……又有鳥兒，又有餅，又有玩意兒……有些人三樣都有，可是那些一樣都沒有也得看見他們……

那孩子 人家告訴我們說母親是在門口等我們的……是很好的，不是嗎……

貼 哦，是的……她們比世界上什麼都好！還有老祖母也是好的，只是她們死得太快了……

那孩子 她們死嗎……什麼是死？

貼 她們有一天晚上去了，從此再不回來，這就叫死……

那孩子 爲什麼……

貼 怎麼說得來……也許因爲她們覺得傷心了……

那孩子 你的去了嗎……

貼 我的祖母嗎……

那孩子 你的嬭嬭還是你的祖母，我不曉得……

貼 哦，可是兩個不是一樣東西啊……祖母是先去的；那真傷心……我的祖母待我很好的……

那孩子 你的眼睛怎麼樣了……在這裏出珠嗎……

貼 不這不是珠子……

那孩子 那末是什麼……

貼 沒有什麼；是這些青色的東西把我的眼睛有些弄花了……

那孩子 這叫什麼……

貼 什麼……

那孩子 那個，那個吊下來的……

貼 沒有什麼，是一點兒水……

那孩子 是從眼睛裏出來的嗎……

貼 是的，有些時，哭的時候……

那孩子 哭是什麼意思……

貼 我並不會哭；都怪這青色不好……只是假使我哭了，也就是這個樣兒的……

那孩子 人常常哭嗎……

貼 男孩子不常哭，女孩子是常哭的……你們這裏的人也哭嗎……

那孩子 不；我不曉得怎麼哭……

貼 好吧，你將來總可以學會的……你在這裏拿什麼玩兒，那些青色的大翅膀是什麼……

那孩子 那些嗎……那是將來我到地球上發明東西用的……

貼 什麼發明……你曾經發明什麼嗎……

那孩子 怎麼，是的；你沒有聽見說嗎……將來我到地球上的時候，必須要發明一件可以增進

幸福的東西……

貼 這個東西好吃的嗎……會叫的嗎……

那孩子 不；你聽不見聲音的……

貼 這就可惜了……

那孩子 我天天在這裏做這件東西……差不多要做完了……你願意看看嗎……

貼 很願意……在那裏……

那孩子 那邊，你從這裏可以看見，在那兩根柱子的中間……

另一青色孩子 （走到貼貼兒那裏，扯住他的袖子）你願意看看我的嗎，你說……

貼 是的，是什麼……

第二孩子 是長生的三十三法……那邊，在那些青色鱗裏……

第三孩子 （從羣中出來）我給你看一種無人認識的光……（說着用一種奇焰將自己全身

燃點起來）這很稀奇，不是嗎？

第四孩子 （拉貼貼兒的手臂）來看我的機器，他像一沒翅膀的鳥兒會在空中飛……

第五孩子 不，不，先看我的！我的機器可以發見月中藏着的寶物……

衆青色孩子 （圍住貼貼兒和爛貼兒兩人，大家一齊喧嚷起來）不，不，來看我的……不，我的

好些……我的！我的！是奇怪的發明……我的！我的！是糖做的……他的不好……他的意思偷了我的……

（在這喧嚷的當兒，兩個「活孩子」被他們拖到一個青色的工場，一班發明家，各各使開他

們的理想機器。便有一陣青蒼色的機輪，機盤，飛輪，發動輪，滑輪，皮帶，紛紛飛舞起來，還有一些奇妙不可名狀的物件，都籠罩在一種淡青色的非真實的烟霧之中，接着便是一陣奇異奧妙的機械飛射出來，有的翱翔於圓頂之下，有些匍匐於廊柱之間，一面那些青色的孩子們，有的展開圖案，有的掀開書本，有的揭開蒼色的雕像，有的拿着像似碧玉和蒼玉做的巨大的花葉。

一個小的青色孩子（彎着身，駝着一綑非常之大的青色野菊）瞧我的花……

貼 這是什麼……我不認得他……

小青色孩子 是野菊啊……

貼 不會的……他們是跟桌子一般大了……

小青色孩子 他們的香這樣好……

貼（聞聞他們）奇怪……

小青色孩子 將來我到地球上的時候，他們也會像這樣生長……

貼 那要到什麼時候……

小青色孩子 五十三年四個月零九天之後……

（又來兩個青色孩子，各人都擔着一糾大葡萄，每一顆都比梨子還大）

一孩子（擔着葡萄的那個）你看我的菓子怎麼樣……

貼 是一糾梨子啊……

那孩子 不，這是葡萄……等我到三十歲的時候，葡萄就都像這個樣兒了……我已經找到這條路了……

另一孩子（駝着一籃大如甜瓜的青色蘋果，蹣跚着走來）還有我的……看我的蘋果……貼 那是甜瓜啊……

那孩子 不，不……那是我的蘋果，還不算最好的咧……等我活的時候，他們都像這樣了……我已經發明了這個法子……

另一孩子（推着一把青色的手車，裏面裝着青色的甜瓜，都比南瓜還大）你對我的小甜瓜

怎樣說？……

貼 那是南瓜呀！……

推瓜的孩子 我將來到地球上的時候，甜瓜都要像這樣美麗的……我將來要做三行星的王的園丁。……

貼 三行星的王？……

推瓜的孩子 就是那個大王，將來有三十五年的期間他要降福於地球，火星，月球，三行星，……你從這裏可以看見他的。……

貼 他在那裏？……

推瓜的孩子 那邊，就是在那柱脚打睡的那個小孩子。

貼 在左邊嗎？……

推瓜的孩子 不在右邊，……左邊的那個是送純粹的快樂到地球上去的。……貼 他是怎樣送去的？……

一個孩子（最先跟貼貼兒說話的那個）是憑着人不會有過的思想送去的。

貼 還有那個呢，那個小胖子，拿指頭控鼻子的，他做什麼……

那孩子 他要發明一種火，等日光比現在暗淡的時候可以使地球暖和……

貼 還有那兩個手拉手一徑在親嘴的呢；他們是兄妹嗎……

那孩子 不；他們很滑稽……他們是情人啊……

貼 什麼叫情人……

那孩子 我也不知道……時間這樣叫他們鬧着玩兒的……他們一天到晚只是你看我我看

你的看，只是親嘴，只是互相矚別……

貼 爲什麼……

那孩子 好像他們是不能分離似的……

貼 還有那個小的淡紅色的呢，看他的樣子很莊重，在那裏咬着大指頭，他是什麼……

那孩子 看樣子好像他將來要把地球上的不公道掃除干淨……

貼 哦……

那孩子 聽說這是一樁驚人的工作咧……

貼 還有那個紅頭髮的小的呢看他走路像似看不見往那裏走的樣子，他是瞎的嗎……

那孩子 現在還不會，可是將來是要瞎的……仔細看他好像他要去征服死似的……

貼 這是什麼意思……

那孩子 我也不十分明白，只聽說這是一件大事情……

貼 （指着一羣在杆脚，台階上，條凳上等處睡覺的孩子）還有那些睡覺的呢，多多少少在睡

覺啊……他們沒有事做的嗎……

那孩子 他們是在思想一些東西……

貼 想什麼……

那孩子 他們還不會曉得是什麼，可是他們必須帶點東西到地球上，我們是不許空手從這

裏走的……

貼 誰說的……

那孩子 時間，他站在門口……一會兒他把門開開的時候，你可以看見他……他是很疲倦了。

一孩子 (從大廷的後面跑出，在孩子羣中擠開一條路) 你好嗎，貼貼兒……

貼 喂！……他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那孩子 (就是剛從後面跑來的那個，他此時和貼貼兒及彌貼兒亂視其嘴) 你好嗎……好

能……來，跟我親一個嘴，你也來，彌貼兒。我知道你們的名字，這並不稀罕，將來我還要使你們

的兄弟咧……他們剛才告訴我說你們在這裏……我就在廷子的那一頭，正在細我的思想，

……告訴嬖嬖說我是預備好的了……

貼 怎麼……你要到我們家裏來嗎……

那孩子 一定的，明年，在棕櫚禮拜日。即耶穌復活節前一禮拜日，係基督入耶路撒冷之紀念日。當時基督入城，城人爭以棕櫚葉擲其身以示歡迎之意，故名。……將

來我小的時候，你們不要太作弄我……我很喜歡得跟你們兩人預先親過嘴……告訴爹爹

把搖籃修修好……我們家裏舒服嗎……

貼 不壞……而且嬖嬖是這麼好的……

那孩子 吃的呢……

貼 那要看怎麼樣……我們有時候連餅都有咧，不是嗎，彌貼兒……

彌 新年的那一天和七月十四都有餅吃的……是嬖嬖做的……

貼 你那口袋裏裝的是什麼……你帶點東西給我們嗎……

那孩子 我帶來三種病：猩紅熱，大咳嗽，和痲痘症……

貼 啊，就是這個嗎……以後你怎麼樣呢……

那孩子 以後嗎……我就要離開你們了……

貼 這就不值得一來了……

那孩子 我們是不能揀擇的啊……

（這一刻兒，忽聽見一種紆長的，有力的，清澈的震動聲音，漸來漸大。這聲音鬚鬚是從柱子

和乳白石的門那裏發出來的，這時那些柱子和門都被一種比先前更光明的光照耀着。

貼 那是什麼……

那孩子 那是時間……他快要開門了……

（那些青色的孩子中間，起了一種大變化。其中大半都撇開他們的機器和他們的工作，許多睡着的都醒了，大家都把眼睛移到那些乳白石的門上，漸漸的走近門前。）

光 （走到貼貼兒那裏）我們躲在柱的背後去罷……叫時間看見我們是不妥當的……

貼 這聲音是從那裏來的……

一個孩子 這是曙光起來的聲音……凡是今天要生的孩子就在這個時間下世……

貼 他們是怎麼下去的……有扶梯嗎……

那孩子 你看罷……時間在那裏抽門栓了……

貼 誰是時間……

那孩子 是一個老頭兒，就要來叫呼那些要去的孩子了……

財 他兇惡嗎……

那孩子 不，可是他耳皮很硬……無論他們怎樣的哀求，要是輪不到他的，誰要想去的他都推回他來……

貼 他們高興去嗎……

那孩子 我們被丟在後面的心裏都覺得難受，可是我們去時心裏也覺着悲傷……看罷！看罷！他在開門了……

（那些乳白色的大門在門鍵上慢慢的移動起來。便聽見地球上的聲音好像遠處的音樂。一道紅和綠的光彩射進大庭來；時間在台階上出現，是一個高個兒鬍子飄漾的老人，手提着鐮刀和滴漏；此時觀者遠遠瞥見一隻船的白色和金色的帆尖，這船在一種埠頭下旋，這埠頭是曙光的玫瑰色的霧構成的。）

時間 （在台階上）那些鐘點已經到的都預備好了嗎……

衆青色孩子 （大家挨擠着從各方跑上前去）我們在這裏……我們在這裏……我們在這裏……

……

時間（對他面前成列站立等着出去的孩子厲聲道）一個一個的走……還有下次咧，現在用

不着你們這許多啊……遲早總歸是一樣的……你們驅不了我的……（推回一個孩子）現

在輪不到你……回去等明天……你也輪不着進去過十年再來……第十三個牧人嗎……

只要十二個無須再多了；齊阿克里脫斯和佛吉兒

前者爲希臘牧羊詩人，
後者爲羅馬牧羊詩人。

的日子已經是過去的

了……還要醫生嗎……已經太多了；他們在地球上已經是抱怨了……工程師在那裏……

他們要一個誠實人，只要一個，要來當做一種稀罕的人物……誠實人在那裏……是你嗎？

（那孩子點頭道）我看你是一個很壞的標本……喂，你那邊，別這麼快，別這麼快……還有

你，你帶的什麼……什麼都沒有，空手的嗎……那你不能過去……預備一點東西，大罪惡也

好，好疾病也好，隨你喜歡，我都不管……可是你總得有點東西……（看見一個小孩子，其餘

的孩子都把他往前推，那孩子竭力抵抗）好吧，你們幹什麼……你們曉得鐘點已經到了……

……他們需要一個英雄和不公道戰鬥；你就是你非去不可……

衆青色孩子 他不願意去，先生……

時間 怎麼……他不願意……這小妖精他想自己是在什麼地方啊……這裏不容違拗。我們

沒有許多閒功夫……

那孩子（被人推着）不，不……我不去……我寧可不生……我寧可老在這裏……

時間 那個不成問題……鐘點到了就到了……那末，快點，向前走……

一孩子（向前一步）啊，讓我過去……我願意去代替他……聽說我的父母都老了，等我許久了……

時間 沒有這回事……你將在你應去的鐘點，應去的時候去……我們若是聽你們的話，那我們一輩子也完不得事了……這個要去，那個不肯去，這個嫌太早，那個嫌太晚……（把幾個闖入台階的孩子推回）別站得這麼近，你們這些孩子……回去，你們這些好事的孩子……那些不動身的，外面沒有他們的事情……現在你們都忙着要走，將來，輪到你們的時候，你們又要害怕了，不肯向前了……瞧，那邊有四個，打戰得像樹葉子似的……（對一個剛要走

過台階忽然又走回來的孩子) 怎麼, 什麼事? …… 怎麼一回事? ……

那孩子 我忘記一隻箱子了, 那裏面有兩種罪惡, 是我將來要犯的。……

另一孩子 我也忘記了一把小壺, 裏面攔着我使羣衆開化的一種思想。……

第三個孩子 我忘却我那最好的梨子接枝了。……

時間 快跑去拿來! …… 只剩六百十二秒鐘了。…… 曙光的帆船已經在那裏拍帆, 表示她在那

裏等候的意思。…… 你們要太遲了, 要生不下了! …… 來, 快, 上船罷! …… (抓住一個要想從他

跨下鑽過到埠頭去的孩子) 哦, 不是你! …… 還輪不着你投生, 你偏想去, 這是第三次了。……

…… 不要讓我再抓着你了, 不然, 你就要跟我的妹妹永久在一塊兒一輩子的等着; 你曉得那裏

是沒有趣味的哪! …… 來罷, 大家都預備了嗎? …… 各人都站好位置了嗎? …… (檢查在埠頭

上站着的或預備坐在帆船裏的孩子) 仍舊還缺一個。…… 他躲也沒有用, 我看見他在人羣

小了。…… 你瞞不過我的! …… 來罷, 人家叫你情人的小人兒, 跟你的心愛人去告別一聲。……

(那兩個叫做情人的孩子, 依依不捨的糾做一團, 面上現出失望的蒼白色, 走到時間面前,

跪在他的腳跟。

第一孩子 | 時間先生，把我撇在後面跟她在一塊兒罷……

第二孩子 | 時間先生，讓我跟他去罷……

時間 不成！……我們只剩三百九十四秒鐘了……

第一孩子 我寧可不生……

時間 由不得你揀擇……

第二孩子 (哀求的樣子) | 時間先生，我去時要太晚了哪……

第一孩子 她來時我要走了哪……

第二孩子 我再不能和他見面了哪……

第一孩子 我們都得單獨在世上了哪……

時間 這都跟我不相干，……把你的哀求向生命去說罷，……我叫你們或離或合，只是依話行

事……(抓住一個)來……

第一孩子 (掙扎着) 不,不……她,也……

第二孩子 (扯住第一個的衣服) 把他留給我……把他留給我……

時間 聽罷,聽罷,他並不是去死啊,是去投生咧!……(把第一孩子拖開) 來罷!……

第二孩子 (伸着臂發狂似的對被帶走那個孩子) 一種表記!……一種表記!……告訴我怎樣

去找你!……

第一孩子 我將永永的愛你!……

第二孩子 我將做地球上最傷心的人!……你可以憑着這點認識我!……(她身子一倒挺在

地上)

時間 你不如去希望罷!……現在,得啦罷!……(看滴漏) 只剩六十三秒鐘了!……

(衆孩子當中,有去的,有留的,此時起了一種最後的急遽的動作,大家匆匆忙忙的彼此囑

別起來。)

衆青色孩子 再會罷,比爾!……再會罷,琦思!……你要的東西都帶齊了嗎?……把我的思想宣

傳宣傳！……你的新螺絲旋帶着了嗎？……記着提一提我的甜瓜……你沒有忘記什麼嗎？……將來你要認得我……我來找你罷……別丟失了你的思想……在船上身子不要太往外靠……送信給我……聽說這是辦不到的……不過試試看，一定試試看……想法子告訴我，投生究竟好不好……我將來去找你……我將來要投生在王位上……

時間（搖着鑰匙和鐮刀）够了够了……起錨了……

（船帆開始移動，會兒便不見了。遠遠聽見船上衆孩子的聲音喊着：「地球！地球！……我看得見了！……多美麗啊！……多光明啊！……多大啊！……」以後便聽見極遠處來了一派快樂和希望的歌聲，彷彿從深淵的深處發生。）

貼（對光）那是什麼？……唱歌的不是他們了……像是別人的聲音了……
光 是的，那是母親們出來迎接他們的歌聲……

（這個當兒，時間把乳白色的門關上，轉身把大廷再看察一回，突然間發覺貼貼兒，彌貼兒和光。）

時間（怒目而視）那是什麼……你們在這裏做什麼……你們是誰……你們爲什麼不是青

色？……你們是怎麼樣進來的……（說着向前，拿鑷刀恫嚇他們）

光（對貼貼兒）不要答應他！……我已經得着青鳥了……現在我把他藏在大衣底下……

我們逃走罷……把金剛石旋轉起來，他就失却我們的蹤跡了……

（從左方前部的柱間溜出）

（幕）

第六幕

第一場 別離

（台上佈一牆，牆上有一小門。是天破曉的時候。貼貼兒，彌貼兒，光，麵包，水糖，火，乳人）

光 你們一定猜不着我們現在在什麼地方……

貼 是啊，因爲我們不知道……

光 你認不得那堵牆和那個小門嗎……

貼 那是一堵紅牆和一扇小綠門。

光 那個不引你想起什麼嗎……

貼 我想起時間會指那頭門給我們看……

光 人當睡覺的時候真奇怪……他們竟不認得自己的手……

貼 誰睡覺……我嗎……

光 也許是我自己……誰知道……不過這堵牆包圍着的一座房子，是你從生下地來，已經是

見過多次的了……

貼 一座我見過多次的房子……

光 怎麼不是呢，糊塗東西……這座房子就是你那天晚上離開的，算日子剛剛是一年之前……

貼 剛剛是一年之前……那末爲什麼……

光 聽吧，聽吧……別這樣張着碧玉窟籠似的大眼睛罷……這就是你的父親和母親的親愛

的老家……

貼 (走到門前)可是我想……是了，真的……我看似乎……這頭小門……我認得那個木釘

了……他們在裏邊嗎？……我們跟嬾嬾很近了嗎？……我馬上要進去……我馬上要跟她親嘴……

光 再等一會兒……他們正在熟睡……你萬萬不可去嚇醒他們……而且這頭門不到鐘點也不會開的……

貼 什麼鐘點……要等好久嗎……

光 可惜沒有好久了……只可憐的幾分鐘了……

貼 你不高興回家嗎……你做什麼，光……你臉色蒼白得很，像是有病的樣子……

光 沒有什麼，孩子……我覺得有點傷心，因為我就要離開你們了……

貼 離開我們嗎……

光 我不得不離開了……我在這裏再沒有事情了；一年已經過去了，仙女也要回來問你要青鳥了……

貼 可是我沒有得着青鳥啊……記憶之土的那個已經變黑了，未來之國的那一個已經變粉

紅了，夜的那些是死了，樹林裏的那一個我又拿不住……變色的變色，死的死，逃的逃，這要算我的過失嗎……？
仙女要動怒嗎？她要說什麼……？

光 我們總算盡我們的能力做了……看情形似乎這青鳥並不存在，或者是一經關在籠裏就要變色的……

貼 真的，那個籠呢……

麵包 這裏，主人……自從這籠交托給我的手裏，長途遼遠，都虧得我辛辛苦苦的看管他；今天我的差使將要完了，我把他交還你的手裏，謹謹關封，絲毫未動，還跟我接管的時候一樣……
（像演說家演說的神氣）如今我用大衆的名義，還有幾句下懷傾吐，務須請列位應許才好……

火 沒有請他演說啊……

水 秩序！

麵 誰懷着惡意來妨礙說話的便是可鄙的仇敵，便是懷猜忌的對頭……

火 懷猜忌的對頭……你想沒有我你要怎麼樣……不過是一團不成樣子不可消化的生麵

罷……

水 秩序！

火 我不是你吆喝得下去的……

(三人互相恫嚇，正要動武。)

光 (舉起魔棒) 得了……

麵包 你這原質(指火)在世界上是著名的行爲乖謬，舉措失度的，已經是弄得世界失望的了，竟還敢這樣的侮辱人，這樣可笑的妄自尊大……

火 看你這副肥胖的漿糊臉子……

麵包 那到底妨礙不着我的職務……我所以要用大眾的名義……

火 不要用我的名義……我有我自己的舌頭……

麵包 用大眾的名義，用一種有節制的却又單純而深沉的情感，謹與兩位特色的孩子告別，他們的榮譽差使今天告終了……當我們用着我們的全副悲傷和愛情對他們囑別的時候，這

是種互相尊重呵……

貼 怎麼……你跟我們囑別……你也離開我們嗎……

麵包 這也無可如何，因為人開眼的時間還不會到……我確乎要和你們分離了；不過這種離別也只是一種皮相上的離別，你從此只不聽我說話就是了……

火 那也損失不了什麼……

水 秩序！不要做聲……

火 要我不做聲容易，等你在壺裏，井裏，溪裏，瀑布裏，水管裏，不再嘮叨的時候，我也就不開口了。

……

光 (拿魔棒恫嚇他們) 够了，聽見嗎……你們都這樣喜歡爭鬧；因為馬上要離別了，才叫你們的神經這樣緊張起來的……

麵包 (很莊重的樣子) 這句話在我身上用不着……我剛才說，你們從此再也不會聽見我說話，再也不會看見我作活人的模樣了……你們的眼睛對於一切物的無形的生命馬上就要

閉着看不見；可是我還是常常在那裏，在麵包鍋裏，在架上，在桌上，在湯的旁邊，我可以說，我跟水，火，都是人的最忠實的伙伴，最老的朋友……

火 好吧，我怎麼樣呢？……

光 聽吧，一分一分的鐘過去了，我們回復沉默態度的時間是很近了……快去跟孩子們親親嘴罷……

火（跑上前去）我先來！我先來……（很粗暴的和兩孩子親嘴）再會，貼貼兒，彌貼兒……再會，我的寶貝……你要叫人在無論什麼東西上點火的時候，都要想到我……

彌 啊啊……他燒着我了……

貼 啊啊……他燙了我的鼻子了……

光 聽啊，火，你的狂熱得節制一點……要記得現在不是在你的煙囪裏咧……

水 是怎麼一個傻子……

麵包 是怎麼一個鄙人……

火 瞧吧，我把我的手擱在兜兒裏去了……可是不要忘記我……我是人的朋友……我總是在那裏的，在爐裏，竈裏有時你們要是寒冷或者悲哀，我並且還把舌頭伸給你……冬天我是暖和的，我將替你煨栗子……

水（走近兩孩子）我 跟你親嘴，我不會傷害你，只輕輕的，我的孩子……

火 當心，你們要給弄溼了……

水 我是親愛的，溫柔的；我是對人類好的……

火 被你溺死的那些怎麼說……

水 井你得愛他，溪水你得聽他……我總在那裏的……

火 你聽，她把地方全都淹沒了……

水 晚上你坐在泉水旁邊的時候——這裏樹林裏面不止一處——你得聽聽看，要懂得他們說些什麼……

火 够了！够了……我不會浮水……

水 從今以後我再不能像今天這樣明白的對你說「我愛你」了；可是不要忘記你聽見我的聲音的時候，我就在那裏說這句話……唉！……我不能多說了……我的眼淚把我的話塞住了。

……
火 聽聲音有些不像！……

水 你看見水壺就要想到我……唉！我要在那裏沉默了；可是我的心總是在你身上的……還有大口的水瓶裏，水罐裏，水槽裏，水管裏，你也可以找着我的……

乳 (羞怯怯的走近) 我麼，在乳壺裏可以找着……

貼 怎麼，你也，我的好乳，你這般羞怯，這般可愛的乳，你也……個個人都要走了嗎……

糖 (天然一副討人嫌的樣子而且裝出一種假恭敬的模樣) 如若你們的記憶裏面還有一塊小角兒留着，那末請你記着，我在面前時是甜蜜的……我所要說的止此了……眼淚和我的脾氣有些不相投，他掉在我腳上的時候，我就要受重傷的……

麵包 滑頭……

火（嚷着）糖菓兒！糖塊兒！糖膠兒！……

貼 貼狸和貼羅那裏去了？……他們在那裏做什麼？……

（聽見貓發出尖利的聲音）

彌（吃驚）是貼狸叫啊！……誰在害他了！……

（貓奔入，頭髮亂蓬蓬的豎起，衣裳也扯碎了，拿手帕兒掩着面頰，彷彿牙痛的樣子。他怒氣冲冲的呻吟着，狗在後面緊追，逼着咬他，打他，踢他。）

狗（打貓）一下！……够了嗎？……還要嗎？……一下！一下！……

光，貼，彌（上前去拆開他們）貼羅！……你瘋了嗎？……好吧。我從來沒有！……下去！……住手！肯嗎？……你怎敢！……候着，候着！……

（使大勁將他們拆開）

光 怎麼一回事？……怎麼了！……

貓（號啕大哭，擦着眼睛）是狗，光太太，……他欺侮我，他把錫釘子攔在我的食物裏，他拉我的

尾巴，他打我；我是什麼，什麼，什麼都沒有不是……

狗（學着他）什麼，什麼，什麼都沒有不是……（用低音，帶着譏諷的冷笑）不要緊，你已經有了些了，你已經有了些了，將來還可以有……

彌（把貓緊貼在懷裏，他在什麼地方害你的……告訴我……我也要哭了……

光（對狗很嚴厲的）你曉得我們是馬上要跟這幾個可憐的孩子分別了，這一刻功夫已經是極可悲痛的，你却偏揀這個時候來丟這種臉，越見得你的行爲不值得了……

狗（忽然悲傷起來）跟這幾個可憐的孩子分別嗎……

光 是的；你所曉得的那個時間是快到了……我們馬上要回復我們的沉默狀態了……我們從此再不能跟他們說話了……

狗（忽然發出真正的失望的悲號，投身兩孩子的懷中，很粗暴的很猛烈的擁抱他們）不！不！……我不肯……我不肯……我要一輩子能說話……你現在懂得我的意思了，不是嗎，我的小神道……是的是的是的……我們什麼事情都彼此說說……我將來一定學好……我要

學讀書，學寫字，學耍骨牌……我將來必定常常很干淨……我從此再不到廚房偷東西……要我給你耍一個稀奇把戲嗎……你喜歡我跟貓親嘴嗎……

彌 你呢，貼狸……你沒有什麼對我們說嗎……

貓 （用一種假裝的曖昧的語氣）我愛你們兩人如你們值得怎麼樣愛……

光 現在輪到我了，孩子，讓我來跟你們親一個最後的嘴……

貼和彌 （扯住光的衣服）不，不，不，光啊……跟我們在這裏罷……爹爹他是不來管的……我們將來要告訴嬖嬖說你待我們怎麼好法……

光 可惜我不能呀……這頭門是不許我們進去的，我不得不跟你們分別了……

貼 你獨自一人到那裏去呢……

光 不很遠，我的孩子，就在那邊，到萬物的沉默之土去……

貼 不，不，我不讓你去……我們要跟你同去……我去跟嬖嬖說……

光 別哭，我的好孩子……我不像水有一種聲音；我只有我的光明，這是人所不能了解的……

可是我一徑的看顧他們，及到他們的日子盡頭爲止……不要忘記我在每條散布的月光裏，每顆閃爍的星光裏，每次上升的曙光裏，每盞點着的燈光裏，和你心靈善良且光明的思想裏，我都跟你們說着話……（牆後的鐘鳴八下）聽……鐘打了……再會罷……門已經開着了……進去罷！進去罷！……

她將兩孩子推過門去，那門暫時開着一半，等兩孩子過去，便又完全掩上，麵包暗暗的擦着眼淚，糖，水等也都掛着眼淚，匆匆的逃到左右兩翼的廂房，便不見了。狗在幕後哀號。臺上暫時空着；一會兒，那牆和小門的佈景從中間裂開，現出最後一場。

第二場 醒寤

（佈景同第一幕，不過臺上的物件，牆壁，和空氣，都覺得比第一幕更新鮮，愉快，而含微笑，奇幻得不可比擬。日光很歡愉的從關着的百葉窗縫裏透入，後部右方，貼貼兒和彌貼兒躺在他們的小牀上熟睡，狗和一切物件都在第一幕中仙女未來之前所佔據的地位。）

（貼兒的嬖嬖人）

貼嬖 (作一種高興的咒罵聲) 起，起來，你們這些小懶骨頭！……你們自己也不害羞嗎？……八點都打過了，太陽已經高高在樹上了！……天哪，他們怎麼的睡啊，怎麼的睡啊！……(她彎着身子和孩子們親嘴) 他們都出現非常的玫瑰花色！……貼貼兒的氣味好像拉芬特香草，滿貼兒好像野百合，……(再和他們親嘴) 孩子是多麼甜蜜的東西啊！……可是他們總不能一直睡到日中的，……我決不能讓他們做無用人，……而且聽說這也不很衛生的。(輕輕的搖着貼

貼兒) 醒來，醒來，貼貼兒……

貼 (醒來) 怎麼？……光？……她在那裏？……不，不，不要走……

貼嬖 光？……怎麼，自然是天光了，……早已亮了，……雖則窗子關着，已經跟午刻一樣亮了，……等一等，我把窗開開，……(她把窗門推開，眩目的日光照入屋內) 你瞧！……你們是怎麼一回事？……像是瞎了眼睛似的……

貼 (擦着眼睛) 嬖嬖！……嬖嬖！……是你？……

貼嬖 怎麼，自然是我啊，……你當是誰了？……

貼 是你……是的，是的，是你！……

貼 是的，是的，是我……我從昨天晚上到現在臉子並沒有變……幹嗎這麼稀罕不過似的只管瞪着我……難道我的鼻子掉了頭了嗎……

貼 啊，現在得再和你相見，多有趣啊……我們分別這麼久了，這麼久了……我得馬上跟你親嘴……再來！再來！再來！……我的牀多舒服……我竟回到家裏了……

貼 怎麼一回事啊……幹嗎還不醒啊……不見得害病罷……讓我看看，把舌頭伸給我看看……起來罷，起來穿衣服罷……

貼 哈哈，我已經穿着襯衫了……

貼 你自然穿着襯衫的……把你的褲子和小褂子都穿上罷……在那邊椅子上……

貼 那是我路上穿的嗎……

貼 什麼路上……

貼 怎麼，去年……

貼 去年……

貼 怎麼是啊！……聖誕節，我走的時候……

貼 你幾時到那裏去過？……你並沒有離開這屋子啊！……昨天晚上我把你放在牀上，今兒早上你還在這裏，……莫非你做夢罷？……

貼 可是你不懂啊！……是去年，我和彌貼兒，仙女，光——啊，光多美麗啊！——麵包，糖水，火，一同去的：他們一天徑是鬧！……你沒有生氣嗎？……你覺得很悲傷嗎？……爹爹怎麼說？……我那時是不能拒絕的，……我曾留第一個條兒解說這件事的……

貼 你在這裏說些什麼？……一定的，你不是害了病了，就是還在睡覺，……（好好的搖他——搖——醒來罷，……這一來，好些了嗎？……

貼 可是，嬖嬖，我老實告訴你，……是你還在睡覺，……

貼 什麼！什麼還在睡覺的是我？……怎麼，我打六點鐘就起牀了，……我已經把洗刷的事情都做好了，火也生着了……

貼 可是問問彌貼兒看，究竟是真是假……啊，我們經過這許多冒險啊……

貼 怎麼彌貼兒……你是什麼意思……

貼 她跟我一起的……我們還看見祖父和祖母……

貼 媿（益發糊塗起來）祖父和祖母……

貼 是啊，在記憶之土裏……我們路上經過的……他們是死的了，可是他們的身體都很好……

……祖母還給我們做梅子餡兒的餅咧……還有那些小兄弟——羅卜啊，琦思啊，和他的陀螺

——還有梅地蘭，彼臘，保林，離貴……

彌 離貴還仍舊是四脚四手爬的……

貼 保林鼻子上還仍舊有一個炮……

貼 媿 爹爹藏白蘭地瓶的櫥子的鑰匙你們看見沒有……

貼 爹爹藏着一個白蘭地的瓶嗎……

貼 媿 自然啊，家裏有了像你們這班淘氣的東西，什麼東西都得藏起來才好……來罷，拿出來

能，你們好好的承認是誰拿的……我很願意你們承認……我不告訴爹爹……我也不打你們……

貼 可是嬖嬖，我不曉得在那裏……

貼嬖 你在我面前走幾步，讓我看看你走路還能直不能直……（貼點兒走幾步）並沒有怎麼樣啊……天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我將失了他們，像失了其餘的一樣了……（忽然間驚慌得發狂似的喊着）貼兒的爹爹啊快來啊……孩子們害了病了……

（貼兒的爹爹手裏拿着一柄斧，很不以為意的走進來）

貼爹 什麼事……

貼和彌 （高高興興的跑去跟他們的父親親嘴）喂，爹爹……是爹爹啊……您早上好，爹爹……您這一年裏頭事情很多嗎……

貼爹 怎麼一回事……他們並不像害病，看神氣是很好的……

貼嬖 （哭着）你不能拿他們神氣為憑的……也和別人一樣……神氣到底都很好，可是上帝

將他們奪走了……我不曉得他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昨天晚上我很安靜的把他們放在牀上的，今天早上他們一醒來就都不對了……他們簡直不知道自己說些什麼；說是走什麼路囉……又說是看見光囉，祖父囉，祖母囉，說他們是死的了，可是身體又都很好……

貼 不過祖父仍舊鑲着條木頭腿……

彌 祖母的風氣病也仍舊有的……

貼 你聽見了嗎……快去請醫生罷……

貼 怎麼不……他們還不會死……來，我們來研究研究看……（前門有敲門聲）進來罷……

（隣人白令各進，是一小小的老太婆，和第一幕的仙女相似，扶着一根拐杖。）

隣人 你們大家早上都好，都有很快樂的聖誕日……

貼 這是白黎倫仙女啊……

隣人 我來問你們討一點火去燒聖誕餐的……今天早上好冷……你們早上好，孩子，你們好

啊？……

貼 白黎倫仙女，我尋不着青鳥……

隣人 他在那裏說什麼？……

貼 不要問我，白令各太太……他們自己也不曉得說些什麼……今天一早醒來就這個樣子了……一定是吃了什麼壞東西了……

隣人 怎麼，貼貼兒，你不記得好白令各了嗎，不記得你們的隣人白令各了嗎……

貼 怎麼，是的，太太……你是仙女白黎倫……你不跟我們生氣嗎……

隣人 白黎，……什麼我的老天爺啊！……

貼 白黎倫。

隣人 白令各，你的意思是說白令各……

貼 是白黎倫是白令各，隨你喜歡，太太……可是彌貼兒知道的……

貼 那就越發糟了，彌貼兒也是這樣的……

貼爹 哼，哼！……馬上就會好了；讓我來打他們兩摑……

隣人 不要；這個不值得打……我很曉得的；這不過是一種夢……他們一定在月光裏睡覺了，……我那害病很厲害的女孩子，她也常常這樣的……

貼嬖 真的，你那孩子怎麼樣了……

隣人 不過如此……只是不能起牀……醫生說是神經病……我也曉得什麼東西可以醫治她，只要有了這個，就什麼病都會好了，她今天早晨還向我要過的……

貼嬖 是的，我知道了；她想的是貼貼兒的鳥兒……喂，貼貼兒，你到底不肯把你的鳥兒給那可憐的孩子嗎……

貼 什麼，嬖嬖……

貼嬖 你的鳥兒……你是用不着他的了……你現在連看都不看他的了……她呢，想了這許多時候，差不多想得要死咧……

貼 喂喂，真的，我的鳥兒……他在那裏……哦，那裏是個籠子……彌貼兒，你看見那籠子嗎……

……這就是麵包拿着的那一個……是的，是的，就是那一個，可是裏面只有一隻鳥兒了……我猜還有一隻給他吃掉了罷？……喂喂，怎麼的，那鳥是青的啊……可是那是我的鴿子呀……他比我走的時候青的多了！……怎麼的，那就是我們所尋的青鳥呀……我們跑了這麼遠，原來他一徑在這裏咧！……哦，可是奇了！……彌貼兒，你看見那鳥兒嗎？……不曉得光要怎麼說咧……我去把籠子取下來……（他爬上一張椅子，取下籠子，拿到他的隣人那裏）這裏，白令各太太，給你這個……他還沒有很青，可是將來總會青的，你看罷……快些拿去給你的小女孩兒去罷……

隣人 當真嗎？……你真有此心嗎？……你就這樣白白地送給我嗎？……天哪，她要多麼快活啊！……（和貼兒親嘴）我得給你親嘴……那末我就拿走了！……我走了！……貼 是的，是的，快些去罷……有些鳥是要變顏色的……

隣人 她說些什麼，我回來告訴你……

（隣人出）

貼 (四面看了許多時候) 爹爹, 嬈嬈, 你們在屋子裏怎麼弄了? ……東西都還跟先前一樣, 可是好看得多了……

貼嬈 這話什麼意思, 好看了嗎? ……

貼 怎麼, 是啊, 樣樣東西都塗漆過了, 都像新的了, 樣樣東西都乾淨光滑……不像去年那個樣兒了……

貼爹 去年……

貼 (走到窗前) 看那樹林啊! ……多大多好看! ……人家要當他是新長的呢! ……(走到麪包

鍋那裏, 揭開鍋蓋) 麪包呢, 在那裏? ……我說, 這些麪包都很安靜! ……還有這裏是貼羅! ……

喂, 貼羅, 貼羅! ……啊, 你打得好! ……你記得嗎, 在樹林裏面! ……

彌 還有貼羅! ……她認得我, 可是他停止說話了! ……

貼 麪包先生! ……(摸着他的額頭) 喂喂, 金剛石沒有了! ……誰拿我的小綠帽子的! ……不要

緊; 我也不要他了! ……哦, 火! ……他是一個好人! ……他爆裂着笑着叫水動氣! ……(跑到水

管那裏)還有水呢……早晨好,水……她說什麼……她還是說話,可是我不像從前懂得她了……

彌 我沒有看見糖……

貼 天哪,我多快活啊,快活,快活,快活……

彌 我也快活,我也快活……

貼 你們這樣的打轉兒是幹什麼的……

貼 爹 不要管他們,你自己也不用煩惱……他們是玩着快活快活的……

貼 我頂喜歡光……她的燈在那裏……我們能把他點起來嗎……(又四面一看)好啊,這多

可愛啊,我心裏覺得多樂啊……

貼 爲什麼……

貼 我也不曉得,嬖嬖……

(前門有敲門聲)

貼爹 進來罷，進來罷！……

（隣人入，一手牽着一個很潔白的，異常美麗的女孩子，那孩子懷中緊緊抱着貼貼兒的鴿子。）

隣人 你們看見這樣奇事嗎？……

貼嬖 真是沒有的事！……她能走了嗎？……

隣人 能走了嗎？……她還能跑呢，還能跳舞，還能起飛呢！……她一看見這鳥，就這麼一縱跳到窗前，湊着光亮看看是真貼貼兒的鴿子不是……以後，嘿！……就像一個天仙似的，跑到街上去了！……我拚命的趕才趕上她……

貼 （很驚訝的走到她面前）啊，她多像光……

彌 她比光小得多……

貼 這個是的！……但是她還要長大呢……

隣人 他們又在說什麼了？……還沒有過的嗎？……

貼 嬖 好些了，有點進步了……等他們吃過早飯總會好了……

隣 人 （把小女孩兒推到貼貼兒的懷裏）來罷，孩子來謝謝貼貼兒……

（貼貼兒忽然吃驚，退後一步）

貼 嬖 喂，貼貼兒，怎麼一回事……你怕那小女孩兒嗎……來給她親一個嘴，給他好好的大大

的親一個嘴……不，還要好些……你該不這樣怕羞的……再來一個……怎麼一回事啊……

……看你像要哭的樣子。

（貼貼兒很不自然的跟那小女孩兒親了一個嘴，便直立在她面前，兩人相對無言；過一會

兒，貼貼兒才拿手去摸那鴿子的頭）

貼 他够青了嗎……

小女孩 是的，我是這樣的歡喜他……

貼 我看見過有比這還要青的……但是那些十分青的，你曉得的，你無論如何也拿不住他……

小女孩 那不要緊；這個已經可愛了……

貼 他吃過什麼沒有……

小女孩 還不曾……他吃什麼的……

貼 什麼都可以；穀啊，麵包啊，珍珠米啊，蚱蜢啊……

小女孩 他是怎麼吃的，你說……

貼 拿嘴吃的……你看，我來叫他吃給你看……

（他過去，想從小女孩的手裏接過鳥來，她猶豫着不肯給他；那鴿子便利用這個授受未定的當兒，脫手飛去。）

小女孩 （失望而哭）母親……他走了……（放聲大哭）

貼 不要緊……別哭……我去捉他回來……

（走到臺前向聽衆說道：列位之中若有人尋着他，可否把他還給我們……這是我們爲着我們將來的幸福所必須要的……）

（幕）